

南
唐
書
一



南 唐 書

(一)

馬 令 著

南唐書提要

南唐書三十卷。宋馬令撰。令，宜興人。陳振孫書錄解題載令自序，稱其祖太博元康，世家金陵。多知南唐故事。未及撰次，今續先志而成之。實崇寧乙酉云云。則令乃北宋末人。此本不載令自序。蓋偶佚也。元趙世延所作陸游重修南唐書序，稱馬元康、胡恢等迭有所述。今復罕見，竟以爲令祖元康所作。殆當時未睹其本，故傳聞致誤歟。其書首爲先主書一卷，嗣主書三卷，後主書一卷。蓋用蜀志稱主之例。次女憲傳一卷，列后妃公主，而附錄列女二人。次宗室傳一卷，列楚王景遷等十二人，而從度從信二人有錄無書。次義養傳一卷，列徐溫及其子六人。附錄二人。次爲列傳四卷。次儒者傳二卷。次隱者傳一卷。次義死傳二卷。次廉隅傳。次苛政傳。共一卷。次誅死傳一卷。次黨與傳二卷。次歸明傳二卷。次方術傳一卷。談諧傳一卷。皆優人也。而附以迂儒彭利用。次浮屠傳。次妖賊傳。共一卷。次叛臣傳一卷。次滅國傳二卷。閩王氏、楚馬氏也。次建國譜。次世系譜。共一卷。建國譜者，卽地理志。世系譜者，敘李氏所自出也。每序贊之首，必以嗚呼發端。蓋欲規仿五代史記，頗類效顰。於詩話小說，不能割愛，亦不免蕪雜瑣碎。自穢其書。又如建國譜之敘地理，僅有軍州而無縣，則省不當省。

世系譜不過出自唐吳王恪。於先主書首一句可畢。而複述於唐書以前。尤繁不當繁。亦乖史體。均不及陸游重修之本。然椎輪之始。令亦有功。且書法亦謹嚴不苟。故今從新舊唐書之例。並收錄焉。

自序

傳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唐季五代。大盜割據。各亦有史。而太熙之風。往往有之。南唐寢滅。史官高遠。慮貽後悔。悉取史草焚之而死。徐鉉。湯悅。奉太宗皇帝敕。追錄所聞。而忘遠取近。率皆疎略。先祖太博元康。世家金陵。多知南唐故事。旁搜舊史遺文。并集諸朝野之能道其事者。未及譏次。遽捐館舍。今輒不自料。纂先志而成之。列爲三十卷。雖有媿於筆削。而誅亂尊王。亦庶幾焉。崇寧乙酉春正月。陽羨馬令序。

南唐書目錄

卷一

先主書

卷二

嗣主書

卷三

嗣主書

卷四

嗣主書

卷五

後主書

卷六

女憲傳

元恭宋后

种氏

光穆鍾后

昭惠周后

周后

保儀黃氏

徐主

永興公主

余洪妻鄭氏附

渤海吳媛附

卷七

宗室傳

楚王景遷

晉王景遂

齊王景達

江王景遷

太子冀

慶王茂

韓王從善

鄧王從益

吉王從謙

從慶傳亡

從信傳亡

宣城公仲宣

卷八

義養傳

徐宣祖

徐知訓

徐知詢

徐知誨
子景達
子景遊

徐知諫

徐知證

徐知諤

卷九

列傳

周本

李德誠

王輿

李章

王安

章建

高審思

卷十

列傳

李建勳

常夢錫

嚴續

潘承祐

游簡言

張延翰

徐玠

李夷鄴

卷十一

列傳

刁彥能

周宗

馬仁裕

何敬洙

柴克宏

劉崇俊

王崇文

邊鎬

卷十二

列傳

盧文進

李金全

王彥儔

林仁肇

陳誨

申屠令堅

卷十三

儒者傳

韓熙載

江文蔚

高越

孫魴

卷十四

儒者傳

劉洞

江爲

汪台符

史虛白

郭昭慶

康仁傑

伍喬

周彬

夏寶松

徐鍇

卷十五

隱者傳

江夢孫

沈彬

陳貺

陳陶

許堅

毛炳

顏詡

鄭元素

卷十六

義死傳

劉仁贍

孫晟

張彥能 鄭昭業附

卷十七

義死傳

皇甫暉

孟堅

陳喬

劉彥貞

朱令贇

胡則

卷十八

廉隅傳

姚景

魯崇範

馬文義

許規

苛政傳

張宣

李德柔

卷十九

誅死傳

褚仁規

王建封
范仲敏附

李德明

皇甫繼勳

鍾謨

張巒傳亡餘附鍾謨

潘佑

李平

卷二十

黨與傳

宋齊邱

卷二十一

黨與傳

陳覺

李徵古

馮延巳

馮延魯

魏岑

查文徽

卷二十二

歸明傳

蕭儼

劉承勳

邵拙

舒雅

盧絳

劉茂忠

李元清

陸昭符

卷二十三

歸明傳

朱弼

孟賓于子歸唐

潘 賁

繭 鼈

羅 穎

盧 郢

邱 旭

黃 載

湯 悅
附

張 洎
附

徐 鉉
附

卷二十四

方術傳

吳廷紹

木平和尙

李 冠

道士譚紫霄

潘 辰

女冠耿先生

卷二十五

談諧傳

申漸高

李家明

楊名高

王感化

彭利用附

卷二十六

浮屠傳

小長老

元寂

妖賊傳

張遇賢

卷二十七

叛臣傳

劉澄

劉從效附

卷二十八

滅國傳

閩王氏殷

北僧附

應之

諸祐

朱元

卷二十九

滅國傳

楚馬氏

卷三十

建國譜

世系譜

南唐書卷一

宋 馬令撰

先主書第一

土運中圯。諸侯跋扈。基構自吳。紹于唐祚。作先主書。

先主姓李。唐宗室裔也。小字彭奴。其父榮。榮之父志。志之父超。超早卒。志爲徐州判司。因家焉。榮性謹厚。

適丁世亂。晦迹民間。號李道者。彭奴以光啓四年生於彭城。未名故書小字流寓濠泗。吳武王楊行密克濠州。得

之。奇其狀貌。養以爲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姓徐。名知誥。溫嘗夢水中黃龍十數。溫獲

一龍而寤。翌日得知誥。知誥奉溫以孝聞。從溫出。不如意。杖而逐之。及歸。拜迎門。溫驚曰。爾在此也。知誥

泣曰。爲人子。捨父母。何適。父怒而歸。母子之常也。溫由是愛之。逮壯。身長七尺。廣額隆準。精彩鑠人。語聲

清暢。常緩行。從者闊步。不能及。相工云。此龍行虎步也。從溫攻伐。身先士卒。爲樓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

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以功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斂。爲戰守。知誥獨好

學。接禮儒者。能自勵爲勤儉。以寬仁爲政。遠近嚮風。郡政大治。徐溫鎮潤州。以昇。宣。常。池。黃爲屬。溫聞知

詰理昇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遷知誥潤州刺史。知誥初不欲往。屢求宣州。溫不與。時溫嫡子知訓爲淮南節度副使。秉國政。知誥至京口。不樂。旣而知訓爲朱瑾所殺。溫居金陵。未及聞。知誥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卽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爲淮南節度副使。溫至。以次子知詢等皆少。用知誥猶愈於他人。因留輔政。宋齊邱曰。潤州之命。實天贊也。初。徐氏諸子不齒知誥。而知訓尤恃。嘗召知誥飲酒。伏劍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彥能酒至。知誥以手爪搯之。知誥悟。起走。乃免。後知誥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諫以謀告知誥。知誥起遁去。知訓以劍授刁彥能。使追殺之。及於中途而還。給以不及。由是得免。及知訓死。溫意潤州預謀。就知訓解。有土室。繪畫溫像。身被五木。諸弟皆執縛受刑。而畫知訓衮冕正座。皆署其名。溫見之。唾曰。狗死遲矣。知誥因得疏其罪惡。由是內外全活者甚衆。而死者猶數家。知訓與僧修睦親狎。得偽識數紙。皆修睦手書。溫求修睦殺之。越人寇毘陵。溫伐越。知誥以王府兵會戰於無錫。前軍敗。賊乘之甚急。溫暴得熱疾。不能治軍。知誥率所領疾戰。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越人棄輜重夜遁。時四境底定。惟越人爲梗。因此請平。而兵甲遂戢。知訓之用事也。常陵弱楊氏。而驕侮諸將。遂以見殺。及知誥秉政。乃寬刑法。推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邱。略知詳。王令謀爲館客。士有羈旅於吳者。皆齒用之。常陰使人察視民間。有凶荒匱乏者。賙給之。盛暑未嘗張蓋操扇。左右進蓋。必卻之。曰。士衆尙多暴露。我何用此。以故溫雖遙秉大政。而吳人頗歸知誥。武義元年。拜左

僕射知政事。漸復朝廷紀綱。修典禮。舉法律。以抑強暴。中外謂之政事僕射。溫行軍司馬徐玠勸溫以己子代知誥。溫遣子知詢入廣陵。謀代知誥秉政。會溫病卒。知詢奔還金陵。嗣溫爲節度使。諸道都統。所爲多不法。常謀知誥。知誥使諭之入朝。遂留爲左統軍。吳主僭帝號。改元乾貞。知誥自欲尊大。故奉楊溥尊號。書溥僭號。則南唐之罪著矣。知誥累遷侍中。中書令。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潯陽公。改封豫章公。太和三年。公出鎮金陵。如溫之制。以長子景通爲司徒。平章事。居中輔政。以王令謀。宋齊邱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四年。封公爲東海郡王。五年。進封齊王。始書小字。書名。既而漸見其漸。六年。召景通至金陵。爲鎮海軍節度副使。以其次子景遷爲太保。平章事。與令謀等秉國政。天祚元年。王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二年。景遷病。以次子景遂爲門下侍郎。參知政事。冬。安遠軍盧文進來降。三年。閩越諸國皆遣使勸進。人望已歸。於是加殊禮。建齊國。置宗廟。以宋齊邱爲左丞相。徐玠爲右丞相。冬十月。受吳禪。攝太尉。楊璘奉上帝璽綬。國號大齊。改元昇元。策吳主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策。皇帝爲高尙思元宏古讓皇帝。追尊考溫爲武皇帝。自溫以上。不追尊。子則復姓之心見矣。子景通吳王。景遂壽王。景達信王。弟知證江王。知諤饒王。以建康爲西都。廣陵爲東都。十有二月。己卯朔。日有白虹二。以揚州海陵縣爲泰州。割泰興。鹽城。興化。如臯。四縣屬焉。以海陵制置使褚仁規爲刺史。廬州周本卒。凡書某州某人。皆其節度使。帝輟視朝一日。食不舉樂。書帝者。以見其僭極惡重也。甲午。皇后宋氏受寶冊。是歲。閩王昶貢方物于京師。天子使散騎常侍盧損如閩。冊昶。閩王不受。閩自璘已僭帝號。改元矣。既稱帝。故不受王爵。凡書京師皆中原也。

書天子尊正統以別諸國僭偽

二年春三月壬子日有白虹二壬申大星流于東方夏四月遷讓皇于丹陽以王與爲浙西節度使留後馬思讓爲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徐氏諸子屢請帝復姓帝謙抑不忍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請乃復姓李改名昇國號大唐遂考服屬當吳王恪後建唐廟祀高祖太宗以下如唐舊典追尊吳王恪爲孝靜皇帝廟號定宗超爲孝平皇帝廟號成宗志爲孝安皇帝廟號惠宗榮爲孝德皇帝廟號慶宗奉徐武皇廟號義祖徐氏二王如初諸孫皆郡公女郡縣主齊臺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皆平章事吳中書侍郎張延翰爲右僕射平章事以虔州李章鎮廬州神武統軍王安爲百勝軍節度使秋七月一時無事冬十月戊寅天子受徽號于契丹曰英武明義皇帝尤非常故書錢元瓘以嘉興縣爲秀州十有一月以步騎八萬講武于銅橋賜將吏以下金帛有差讓皇殂帝率百官素服哀臨命有司供具如吳舊禮諡曰睿十有二月福州亂連重遇弑其君昶立王子曦王子延政爭立於是僭位于建州國號大殷他國悉書

者爲保大三年取閩張本

吳世子璉先娶帝女是爲永興公主璉以公主故爲中書令康化軍節度使

三年春正月丙申詔曰比者干戈相接人無定主地易而弗藝桑隕而弗蠶衣食日耗朕甚憫之其嚮風面內者有司計口給食願耕植者授之土田仍復三歲租役於嘻仁不異遠化無泄邇其務宣流以稱朕意二月池州楊璉卒以統軍王彥儔爲康化軍節度使詔公卿以下議定郊祀門下侍郎平章事居詠中

書侍郎平章事建勳等議曰孔子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萬世不易之法也昔長孫無忌請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祀太宗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得之矣今國家嗣興唐祚追尊孝德而以神堯爲肇祀之祖宜以神堯配天於圓丘以孝德配上帝於明堂禮也其服物制度古有常儀一切僞飾願皆罷去奏可司徒齊邱請依春秋郊以四月上辛常夢錫駁曰案禮天子之郊以冬至不卜日魯侯之郊以仲春卜上辛今之四月非郊之時齊邱固爭遂用夏四月夏讀爲夏商之夏魯用周之四月郊議者多哂之詔曰禮莫重於享帝孝莫大於隆親事實重大承以輕眇可謂無其德而用其事祇加畏焉於嘻爾公爾侯各揚厥職不供迺事國有常典夏四月上辛始郊祀於圓丘大赦境內是夜月當以子初沒而升壇之際皎然如晝衆咸異之遍行封賞羣臣請上徽號不許固請之帝曰朕以眇躬託于民上夙夜祇畏常恐弗類矧迺徽號用揚虛美是重弗類固不許因此廢徽號之禮州郡言符瑞者十數帝曰謹告在天聰明自民魯以麟削莽以符亡常謹天戒猶懼或失之符瑞何爲哉皆抑而勿揚言五代同居者七家其尤著者江州陳氏元和給事中京之後宗族七百口每日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建書樓於別墅以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獄訟希少遠近歎異之皆蠲復征役旌表門閭秋七月庚子朔日有蝕之八月鄂州張宣卒以潤州留後王興代金吾衛大將軍馬仁裕出爲鎮海軍節度使留後冬十月

四年春正月夏四月樞密使周宗出爲奉化軍節度使六月安州節度使李金全來降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帥師迎之承裕與晉將馬全節安審暉戰于安陸承裕及裨將段處恭戰死監軍通事舍人杜光鄰及其兵五百人被執天子厚賜之遣還帝致書于晉復送光鄰等請以敗軍行法天子又遣之帝以甲士臨淮拒之乃止致書于晉惡其抗也以金全爲宣威統軍洪州李德誠卒以宣州徐玠代以江州徐知證爲寧國軍節度使梁王徐知諤卒秋八月廬州李章卒以潤州馬仁裕代以天威統軍盧文進爲鎮海軍節度使冬十月幸東都存省故老宴于舊宅踰月還十有二月左僕射平章事張延翰卒

五年春正月虔州王安卒以統軍賈浩爲百勝軍節度使三月誅泰州刺史褚仁規夏四月秋九月壬子有星孛于天市錢元瓘卒佐嗣位冬十有二月葬吳越文穆王凡他國廢立卒葬弒殺告問通則書

六年春三月廬州馬仁裕卒以滁州刺史周鄴爲保信軍節度使留後夏四月南漢劉龔卒玠嗣位葬劉龔龔僭諡天皇帝以其僭極惡重故書與吳越異龔音嚴劉氏僞撰此字以爲名自云取飛龍在天之義遷讓皇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

絕不通人久而男女自爲匹偶吳人多哀憐之猶書吳人者以詔吳王景通爲太子景通表曰古之立太

子所以崇正嫡息覬覦如臣兄弟稟承聖教實爲敦睦願寢此禮三表許之乃以大元帥總百揆改封齊

王以駕部郎中馮延巳爲元帥府掌記壽州高審思卒以待衛諸軍都虞候姚景爲清淮軍節度使六月

乙丑天子崩晉高祖秋七月丞相大司徒朱齊邱爲鎮南軍節度使以洪州徐玠爲司徒侍中帝曰豫章大

司徒維桑也。衣錦晝行。古人所貴。以錦袍賜之。齊邱至鎮。衣以視事。羣臣咸謂江淮之地。頻年豐稔。兵食既足。士樂爲用。天意人心。未厭唐德。宜廣土宇。攻自潭越始。帝曰。吾少長軍旅。見干戈之爲民患甚矣。吾不忍復言兵革。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吳越災。宮室府庫甲兵殆盡。羣臣復請乘其弊。帝曰。今大敵在北。北方平。則諸國可尺書召之。何以兵爲。輕舉者。兵之大忌。宜畜財養銳。以俟時焉。使使唁越于武林。厚幣以賙其闕。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強梗崛起。大者帝。小者王。不以兵戈利勢弗成。不以殺戮威武弗行。民受其弊。蓋有年也。或有意於息民者。尙以武人用事。不能宣流德化。其宿學巨儒。察民之故者。巖巖之下。往往有之。彼無路光亨。而進以拊僂爲嫌。退以清寧爲樂。則上下之情。將何以通。簡易之政。將何所議乎。昔漢世祖數年之間。被堅執銳。提戈斬馘。一日晏然。而兵革之事。雖父子之親。不以一言及之。則兵爲民患。其來尙矣。今唐祚中興。與漢頗同。而眇眇之身。坐制元元之上。思所以舉而錯之者。兢兢在疚。罔有所發。三事大夫。可不務乎。自今宜舉用儒者。以補不逮。於是稍用儒臣。漸去苛察。又將修復故事。爲後代法。未果行。而帝疾作。

七年春二月。詔曰。迺公迺侯。越百執事。欽承嗣命。命爾保元子璟。祇肅天鑒。社稷宗廟永有終。我不敢知。曰。其基永昌。我亦不敢知。曰。墜命罔後。天不爾譴。祐于有德。厥位艱哉。翌日。殂于路寢。壽五十六。葬永陵。諡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

徐鉉曰。烈祖少長喪亂。知人艱苦。故不以富貴自處。唯務節儉。身爲宰相。事養父母如禮。飲食皆親侍。或遇疾。不解帶。溫常責諸子曰。汝輩能如是乎。及建號。卽金陵使府爲宮。唯加鷄尾欄檻而已。終不改作。接見親族。如家人禮。尊長者。親拜之。晚年服金石藥。性多躁怒。百司奏事。必至厲聲訶責。羣臣或正色抗辭以對。事理明白。必斂容慰勉之。旬日之後。多有恩澤。故人思盡力。決死刑。用三覆三奏之法。文武亡歿。子孫隨才以敘。不限資廕。或營其婚嫁。幼未堪任。與其無嗣者。內帑以給之。有親老者。倍其數。死王事者。下至卒伍。皆三年給其全俸。故士無貴賤。悉亡身外之憂。

嗚呼。積厚者流澤遠。積薄者流澤狹。不其然乎。舜之後。千餘年而有陳。陳亡而田氏專政於齊。禹之後。千餘年而有杞。杞削而句踐得志於越。後世之君。建大義於一時。而德不若舜禹者。亦隨其澤之遠近而興起焉。故晉以天下喪於狄人。而瑯琊繼之。唐以天下篡於朱梁。而烈祖紹之。然則盜名器。操生殺。制一方之命。抗萬乘之勢者。豈非天歟。烈祖之起。雖無雄才大略。而深沈寬裕。本於天性。幸而適丁中原擾攘之際。故數年之間。有足觀者。

南唐書卷二

嗣主書第二

民靡有定。誰其奠之。棄師閩楚。命委輿尸。作嗣主書。

嗣主諱璟。字伯玉。初名景通。烈祖元子也。美容止。器宇高邁。性寬仁。有文學。甫十歲。吟新竹詩云。棲鳳枝梢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人皆奇之。起家爲尙書郎。吳讓皇見之。曰。吾諸子皆不及也。累遷諸衛大將軍。典治軍旅。撫納將校。烈祖出鎮金陵。拜璟司徒。平章事。知內外諸軍事。加諸道副都統。烈祖受禪。封吳王。累遷太尉。中書令。諸道元帥。錄尙書事。改封齊王。旣當儲副之地。而固讓再三。謙虛下士。常若弗及。烈祖殂。受顧命。猶讓諸弟。辭益堅。侍中徐玠以衮冕被之。曰。大行付殿下以神器之重。殿下固守小節。非所以遵先旨。崇孝道也。乃嗣位。改元保大。太常博士韓熙載上疏曰。踰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弗可以訓。時雖可其奏。而制書已行。遂改元。冊母宋氏爲皇太后。妃鍾氏爲皇后。弟景遂改封燕王。弟景達改封鄂王。弟景暹改封保寧王。長子翼南昌王。文武進位有差。洪州宋齊邱入爲左丞相。江州周宗入爲右丞相。以元帥府掌書記馮延巳爲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建勳

罷爲昭武軍節度使。南漢劉晟弑其君玢。晟自立爲帝。

不書僧者。玢之前已僭也。

五月。司徒兼侍中徐玠卒。秋七月。燕

王景遂改封齊王。拜諸道兵馬大元帥。太尉。中書令。鄂王景達改封燕王。拜副元帥。宣告中外。以兄弟相

傳之意。以元子南昌王冀爲江都尹。東都留守。

書元子。以見景遂之不得堅位也。

景遂固讓。不許。蕭儼上疏。其略曰。夏商

之後。父子相傳。不易之典。惟仰循古道。以裕後昆。疏奏。不報。冬十月庚戌。有星孛于東方。妖賊張遇賢聚

衆十餘萬。陷虔州諸縣。

諸縣舊史失名。

虔州城守遇賢據白雲洞。命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思禮。通事舍人邊鎬。討

賊鎬。思禮擒遇賢。及賊副黃伯雄。謀主僧曹景全。斬於建康市。以嚴思禮爲海州刺史。邊鎬爲洪州營屯

諸軍都虞候。貶百勝軍節度使賈浩爲監門衛將軍。

罪貶。故書使。

池州安置。以饒州刺史李勣爲百勝軍節度

使。留後。十有二月。下令。中外庶政。並委齊王景遂參決。文武百司。唯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

召對。不得見。蕭儼上書極論曰。元帥開府。人猶驚駭。況委之大政。而羣臣不得時見。臣恐中外隔絕。姦人

得志。非陛下之利也。書奏。不報。侍衛軍都虞候賈崇詣閣求見。曰。臣事先朝二十餘年。每見延接。疎遠未

嘗壅隔。羣下之情。罔有不達。今陛下始卽位。所委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深居邃處。而欲聞民瘼。猶

惡陰而入乎隧道也。臣老矣。長不復奉顏色。因涕泗嗚咽。帝深爲感動。引與之坐。賜食而出。始以手札批

喻儼等曰。旻天不弔。降此鞠凶。越予小子。常恐弗類于厥德。用災于厥躬。故退處恭默。思底于道。而壅隔

之弊。以爲卿憂。惟予小子。實生厲階。由是所下之令。遂寢。時宋齊邱。周宗爲左右丞相。齊邱專執。而宗純

謹自守。及上心既悟，齊邱乃言其非便。帝曰：「公何不早誨我？」遂罷齊邱爲浙西節度使。齊邱黨與隆燾造作飛語，以誣宗。宗泣而上訴。帝知之，弗問。此爲明年宗出張本宋齊邱上表乞歸九華舊隱，許之，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

二年春正月，右丞相周宗罷。除江西節度使，門下侍郎、平章事張居詠罷。除浙西節度使。二月辛卯，日有白虹。二三月，左衛上將軍盧文進卒。夏，閩人朱文進連重遇弑其君曦，重遇立文進，使來告亂。囚其使，議伐閩，以民疫，釋閩使，遣之。夏四月，秋七月，鄂州王與卒，以神武統軍韋建爲武清軍節度使。備書官職者，新命也。書某州某人代者，移鎮也。壽州姚景卒，以濠州劉崇俊代。以楚州刺史劉彥貞爲濠州觀察使。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冬十有二月，馮延巳爲翰林學士承旨，水部員外郎馮延魯爲中書舍人。延魯銳於功名，欲興建州之役，乃贊中書舍人查文徽爲江西安撫使，翰林待詔臧循者，嘗賈於閩，具知山川險易，爲文徽陳進兵之計。文徽因是請伐閩，乃命邊鎬率洪州屯兵，與文徽俱行，遂入建陽。王延政遣統軍使吳承祐以遊兵巡福州境，給曰：「唐助我討賊，大軍至矣。」福州信之，連重遇殺朱文進，裨將林仁翰殺重遇，函其首歸承祐。延政以其子繼昌守福州，親率衆以拒我師。五郡之兵大集，敵勢甚盛。文徽等次于蓋竹，退，復屯建陽，啓求濟師。三年春二月，遣祖全恩、何敬洙率萬人以應文徽。與延政陣隔水，全恩使建陽降將孟堅潛師出其後，裨將武彥暉、馬存貴以輕銳繼之，腹背夾擊，延政大敗，以餘兵守城。閩人李仁達殺其君之子繼昌。前年以福州降

延政故以其統軍吳承祐立雪峯僧卓儼明爲主儼明無統御之略仁達又殺之而自稱留後遣使來降卽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延政益不振建州之險要曰西巖延平津相繼而平夏四月秋七月庚辰星見而風雨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遂克建州執王延政歸于建康授羽林大將軍安化軍節度使封鄱陽王泉州刺史王繼勳漳州刺史王繼成汀州刺史許文縝皆請降因而鎮撫之諸將下建州兵無節制剽掠甚衆閩人失望帝以出師有功不錄其過升建州爲永安軍以祖全恩爲節度使查文徽爲撫州刺史何敬洙爲楚州刺史偏將王建封先登功第一爲信州刺史全恩未拜而卒以廬州王崇文鎮建州泉州裨將劉從效劫刺史王繼勳使之入朝從效自領州事於是王繼成許文縝皆至建康以繼勳爲池州團練使繼成爲和州刺史文縝爲蘄州刺史卽以劉從效爲泉州刺史冬十月皇太后宋氏殂以延平津爲劍州割建州之劍浦汀州之沙縣屬焉以建州裨將陳誨爲劍州刺史以龍衛都虞候劉仁贍爲武清軍節度使升泉州爲清源軍以泉州刺史劉從效爲節度使

四年春正月陳覺諷齊王景遂言宋齊邱先朝布衣之舊委諸山林不允中外之望帝使景遂至青陽召之起拜太傅奉朝請而已以撫州李建勳爲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中書侍郎馮延巳拜平章事吏部尙書徐連爲鎮海軍節度使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命建州製的乳茶號曰京挺膈茶之貢自此始罷貢陽羨茶夏四月侍衛諸軍都虞候賈崇爲奉化軍節度使留後葬元恭皇后于永陵六月壽州劉崇俊卒

以濠州觀察使劉彥貞爲清淮軍節度使。侍衛諸軍都虞候郭全義出爲濠州觀察使。以劉崇俊子範爲滁州刺史。建州之役。府庫中耗。民不堪命。故李仁達、劉從效皆羈縻而已。至是。諸將請討之。不許。宋齊邱薦陳覺爲福建路宣諭使。說仁達入覲。不從。覺還至建安。矯制發建汀、撫信之師。及防戍之兵。掩其不意。徑至城下。時魏岑安撫漳泉。聞覺起兵。亦擅發兵應覺。帝大怒。馮延巳等爲言。兵業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爲招討使。王建封爲副使。益兵以會之。馮延魯爲南面監軍使。魏岑爲東面監軍使。陳覺爲諸軍監軍。使仁達送款於吳越。吳越以兵三萬應之。覺等爭功。進退不相應。延魯及吳越戰。延魯敗績。諸軍皆潰。帝怒。遣使者鎖覺、延魯至金陵。而馮延巳爲宰相。宋齊邱亦預三公。稍解之。員外郎韓熙載諫曰。臣觀覺等罪不容誅。但齊邱、延巳內爲陳請。所以得全。且擅興者不罪。則疆場生事。喪師者獲存。則行陣解體。請行顯戮。以重軍威。帝曰。齊邱、延巳有自咎之表。無請赦之辭。覺等五木被體。一家狼藉。永不錄用。與死何殊。乃流覺、蘄州。流延魯、舒州。齊邱惡之。貶熙載和州司馬。冬十有二月。壬戌。契丹及晉師戰于中渡。晉師敗績。丙寅。杜重威、李守貞以王師降于契丹。癸酉。張彥澤引蕃騎陷京師。彥澤剽劫屠害甚衆。晉帝奉表納贖於戎主。以其失利勢。是不辭天子。是歲。中原無主。密州刺史皇甫暉、青州刺史王建及沿淮諸戍皆來降。方且疲兵東南。不暇北顧。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皆以姦回得用。人情不平。旣流延魯及覺。而延巳爲相。岑亦居近密。於是御史中丞江文蔚疏其罪曰。二凶雖去。未稱民情。四罪盡除。方明國典。帝大怒。貶文蔚江州司士。

參軍亦罷延己爲太子少傅岑爲太子洗馬漳州裨將林贊堯殺監軍周承義以叛討平之以泉州裨將
董思安爲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命改漳州爲南州副使劉從願殺思安自領州事南州復爲漳州

南唐書卷三

嗣主書第三

五年春正月。晉帝舉族出封邱門。契丹主次于京城北。不見帝。彼不與之見也。猶書曰。文武百官素服紗帽。俯伏俟罪。契丹主命起之。親加慰撫。遂入都城。據大內。改京師爲都。城晉無君也。己丑。斬張彥澤於東市。以其罪。庚寅。洛京留守景延廣自扼其喉死。辛卯。契丹廢晉帝爲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黃龍府安置。此中原事。悉書者以下。文使來告故也。契丹使來告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貽廢黜。吾主欲與唐繼先世之好。將册命唐爲中原主。帝命近臣對曰。唐守江淮。社稷已固。與梁宋阻隔。若爾主不忘先好。惠錫行人。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辱。遣兵部侍郎賈潭報聘。帝歎曰。閩役憊矣。其能抗衡中原乎。以齊王景遂爲太弟。燕王景達爲元帥。改封齊王。元子南昌王冀爲副元帥。封燕王。依前東都留守。安樂公茂爲侍衛諸軍都虞候。二月丁巳朔。契丹改晉都爲大遼國。肆眚。改元會同。猶謂之晉都者。漢未立也。不謂之京師者。辛未。漢帝卽位。天子則書。改晉開運四年爲天福十二年。中原改元。不書此書會同非常也。三月。宣州徐知證卒。夏四月丙子。太白晝見。以皇甫暉爲神衛軍都虞候。秋八月。以太傅宋齊邱爲鎮南軍節度使。周宗爲寧國軍節度使。錢

佐卒。侔襲位。冬十有一月壬子。雨木冰。辛酉。雨木冰。癸酉。雨木冰。十有二月。越人胡進思廢其君侔。囚於義和院。錢俶入。是歲。馬希範卒。希廣襲位。

六年。春正月。越人立俶。遷侔于東府。丁丑。天子崩。漢高祖以太子少傅馮延巳爲昭武軍節度使。夏四月。廬

州周鄴卒。五月。葬楚文昭王。葬吳越忠獻王。越亂故緩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秋。漢伐河中。圍李守貞。守貞遣

從事朱元。李平。奉表來乞師。以潤州李金全爲西面行營招撫使。壽州劉彥貞爲副。諫議大夫查文徽爲

監軍使。兵部侍郎魏岑爲沿淮巡撫使。聞河中平。遽班師。冬十有一月。高從誨卒。保庸嗣位。葬南平文獻

王。

七年。春正月。淮北諸盜來附。以神武都虞候皇甫暉。裨將張巒。蕭處恭。帥師出海泗諸郡。以右散騎常侍張義方爲監軍使。納賊帥咸師朗以歸。二月。以中書舍人嚴續爲奉化軍節度使。以江州賈崇爲神武統軍。侍衛諸軍都指揮使。夏四月壬申。太白晝見。贈故廬山江夢孫國子司業。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殺天威統軍都虞候王建封。八月。以建州王崇文鎮廬州。以諫議大夫查文徽爲永安軍節度使。留後。冬十有二月。日暈三重。

八年。春正月。詔曰。春秋日食。地震。星孛。木冰。可謂甚矣。比者災異仍多。豈人君不德以召之耶。抑亦天心之仁。愛而譴告之也。朕甚惕焉。曩者兵連閩粵。武夫悍將。不喻朕意。而務爲窮黷。以至父征子餉。上違天

意下奪農時。咎將誰執。在予一人。其大赦境內。窮民無告者。大賜粟帛。二月。以東都留守燕王冀爲潤。宣二州大都督。鎮京口。宣州周宗爲東都留守。福州詐言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而遁。遣人告急于境。建州節度使查文徽。以興兵故書使劍州刺史陳誨。以舟師應之。文徽留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徽被執。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葉仁安等。歸于建康。帝送先進等還越。越亦歸文徽。夏四月。以劍州刺史陳誨爲永安軍節度使。秋七月。冬十有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乙酉。天子崩。漢隱帝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遣使來乞師。遂以楚州屯兵攻潭州。殺希廣。杖其妻。死於市。左右用事者。皆樹割之。希萼自稱楚王。邊鎬統信州屯兵以覘楚。十有二月。漢將郭威領大軍北征。壬子。次澶州。何福進率壯士擁威爲天子。書此以見中原

治亂

九年春正月。周帝卽位。劉晏稱帝於太原。以其曲在周。故不曰僭。初。契丹犯河南。晉帝北遷。韓熙載上書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當在今時。若戎主遁歸。中原有主。安輯稍定。則未可圖也。時以連兵南閩。至此方議北征。熙載又上書曰。郭氏姦雄。雖有國日淺。而爲理已固。兵若輕舉。非獨無成。亦且有害。乃命李金全耀兵於淮上而止。夏四月。秋七月。樂安公茂卒。冬十月。楚人徐威。陳遷。魯公綰。陸孟俊。執其君馬希萼。囚于衡山。立王子希崇。十有一月。楚人廖偃等招合蠻獠。復立希萼爲楚王。楚國大亂。邊鎬以信州屯兵出宜春。討長沙。破其軍於龍回關。徐威等以希崇降。希萼亦送款于鎬。鎬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以希萼爲洪州大

都督封楚王。希崇爲舒州節度使。以邊鎬爲湖南節度使。鄂州劉仁贍以舟師趨岳州。岳州降。以將軍宋德權爲岳州刺史。以客省引進使任鎬爲監軍使。以馬光惠爲朗州節度使。留後宋齊邱拜太師。固辭。復爲太傅。

十年春正月。分洪州高安縣置筠州。割清江萬載上臯屬焉。以湖南行營糧料使王紹顏爲刺史。三月。以撫州馮延巳爲左僕射。平章事。右僕射孫晟守本官。平章事。潤州徐連中書侍郎。平章事。夏四月丙戌。日有食之。五月。司徒致仕李建勳卒。秋。劉晟取桂管。將軍張巒爭之不克。朗州裨將劉言執留後馬光惠。送建康。言自領州事。遣李建期屯益陽。將討劉言。而楚地新定。府庫空虛。宰相馮延巳以克楚爲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斂其民。以給軍。邊鎬不能鎮撫。楚人皆怨。帝亦惡之。謂馮延巳。孫晟曰。湖湘之役。楚民厭亂。求息肩於我。今欲罷桂陽之師。解益陽之戍。卽授劉言以節鉞。使自安輯其民。吾亦得惠養湘衡之地。如是則遠邇完實。二蕃在吾度內爾。公等亟行之。無爲後悔。孫晟卽欲奉行。延巳曰。吾以偏師克全楚。天下驚動。今三分喪二。何以爲功。遂稽其命。未幾。劉言遣王進達破益陽。殺建期等。乘勝攻長沙。邊鎬遁歸。所在屯戍。相繼散走。獨張巒全師而還。且戰且行。取資於道。岳州刺史宋德權。監軍使任鎬。皆棄城走。帝大怒。削邊鎬官。流饒州。戮宋德權。任鎬于大社。斬裨將申洪泰。尹建于都門外。以張巒爲信州刺史。延巳等自劾起之。孫晟請罪不已。乃罷爲右僕射。冬十有二月。洪州大都督馬希萼入覲。留建康弗遣。

十有一年春二月周行馮據潭州三月建康大火踰月廬舍營署殆盡夏五月以太傅宋齊邱爲鎮南軍節度使秋七月以鄂州劉仁贍爲神武統軍侍衛都指揮使以濠州觀察使何敬洙爲武清軍節度使大蝗八月不雨冬十月築楚州白水塘以溉田命州縣陂塘墮廢者修復之十有二月木冰

十有二年春正月大星墜于東北聲如雷兗州節度使慕容彥超遣使來乞師以拒周出兵數千至淮北不書將校舊史失之爲周師所敗俘其將校于京師天子平彥超釋唐俘諭之曰歸語爾主朕誅逆命何苦來援帝

亦悔之漢末遣使潭州市茶會邊鎬平馬氏列俘于金陵由是引對慰勞以上茗萬斤遣之壬辰天子崩

周太祖自前年八月不雨至于三月民大饑疫死者大半下令郡縣煮粥以食之劉晏乞師于契丹以寇潞

州天子親征大敗之休兵潞州大饗將士斬敗將樊愛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圍太原遣符彥卿史

彥超等北控圻口以斷契丹援路彥卿等敗績彥超戰沒天子遽班師書以見世宗威略爲明年伐我張本夏五月丁亥月

重輪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昇元中宋齊邱選宮嬪雜以珠貝羅綺泛海北通契丹欲賴之以復中原

而我使至則厚幣遣還迨至淮北輒使人刺之復遣使沿海齎琛寶以報聘戎意晉人殺其使數犯中原

至是館戎使於清風驛夜醺更衣盜斬其首契丹自此不至蓋中原間之也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二月以門下侍郎嚴續守本官平章事夏四月以壽州劉彥貞爲神武統軍侍衛諸軍都指

揮使以劉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三月周伐蜀秋七月蜀使來聘冬十月東都留守周宗乞罷鎮詔曰崧

繼降靈誕生良弼佐我先朝施及朕躬尙賴保釐底于成績而遽爾請罷豈朕不德不能優禮勳舊而致然也昔蕭何守巴蜀而高祖無西顧之患寇恂守河內而光武無分民之嫌今任公以何恂之事宜強飯扶力以副朕意於嘻國之安危惟茲淮甸慎始成終非公而誰所請宜不允宗以老病三表乃許守司徒致仕以中書舍人馮延魯爲工部侍郎東都留守以待衛諸軍都虞候賈崇爲東都屯營使十有一月周師來伐李穀爲都部署攻壽州帝召洪州宋齊邱還都齊邱請徵諸郡兵屯於淮泗以裨將有才略者主之聲言偏師敵人不測其實必難輕進春水時至糧道阻隔懸軍日久自當遁去然後遣使請平彼必樂從議者不同遂止劉彥貞督兵以抗周師江州皇甫暉帥師爲援李穀退屯正陽天子命李重進爲奇兵以要彥貞彥貞追穀至正陽重進與穀腹背擊之彥貞大敗死于陣諸軍皆潰張全約以其衆奔壽春自楊氏王吳淮甸之人不識干戈者二十餘年及彥貞敗民皆恟懼帝欲親拒周師中書舍人喬匡舜極諫貶匡舜臨川親行之議亦寢天子先詔錢俶攻常宣二州以撓我師於是吳越伺間攻常州刺史趙仁澤被執將軍柴克宏救常州大敗越人斬首千餘級獲其將吏數十人皆斬于京口拜克宏奉化軍節度使天子營于淝水之陽徙正陽橋于下蔡林仁肇皇甫暉爭之不勝暉走滁州大兵追殺之以周師爲天兵太祖主兵故也遂下滁州帝惡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滁州稱唐皇帝奉書願效貢賦陳兄弟之禮天子不答東都留守馮延魯光州刺史張紹舒州刺史周祚泰州刺史方訥皆棄城走延魯削髮僞爲僧遁歸周人執之斬

州裨將李福殺其刺史王承雋降周。帝益惡之。始改名景。以避周廟諱。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金銀羅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天子不報。謨等皆留行在。分兵襲下揚、泰。帝遣人懷蠟丸書。走契丹求救。爲邊將所執。光州刺史張承翰降周。天子至淮南。下詔撫安楊氏之後。帝聞之。命園苑使尹延範自泰州徙讓皇一族于京口。延範殺其子弟六十餘人。以其婦女渡江。周先鋒使劉重進得其玉硯、瑪瑙碗、翡翠瓶。以獻周。楊氏遂絕。帝罵曰。小人以不義之名累我。腰斬延範。歸之以專殺之罪。

南唐書卷四

嗣主書第四

十有四年春正月遣司空孫晟禮部侍郎王崇質奉表于周辭益卑服削去帝號天子猶不答留晟等弗遣鍾謨請歸取表盡獻江北之地天子許之遣崇質德明還始賜江南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多艱六紀于茲瓜分鼎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憑陵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直同戲劇至於削去尊號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管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險德明等歸盛稱周天子英武帝尤惡之宋齊邱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而德明賣國以圖利帝怒斬德明二月遣元帥景達帥師應壽春陳覺爲監軍使拜邊鎬爲大將許文縝副之中書舍人韓熙載上疏請罷監軍使不報司徒致仕周宗卒三月江州柴克宏卒諸郡屯田相率起義以農器爲兵裝紙爲鎧處處保聚號白甲軍周師苦之景達等趨壽州其將朱元李平唐進克復舒蘄泰三州夏大雨周師在揚淥和者皆卻諸將請要其險隘擊之宋齊邱曰擊之怨深不如縱之以爲德誠諸將閉壁不得要

戰。周師皆集於壽州。故諸州雖復。而壽州之圍益固。天子駐于渦口。猶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州。向訓守揚州。訓請棄揚州。併力以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淮南舊將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悅。皆負糗糧以送周師。秋七月。揚光滌和復歸于我。冬十有一月。周殺我行人孫晟。

十有五年春。元帥景達命其將朱元等屯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州。二月。天子復來伐。徙下蔡橋于渦口。爲鎮淮軍。築二城以夾淮。周師連破紫金山諸寨。監軍陳覺乞罷朱元。帝遣大將楊守忠代元。且召之。元憤怒。叛降周。諸軍皆潰。許文績、邊鎬被擒。景達以州兵奔還金陵。三月丁未。劉仁贍病且死。其副孫羽等以壽州降。仁贍病卒。夏四月己巳。天子班師。亂兵焚揚州。民皆徙江南。秋七月。冬十月。天子復來伐。圍濠州。濠州刺史郭廷謂降周。泗州守將范再遇叛降周。廷謂不書叛者力不支也。泰州亦潰。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檀來之歌。聲聞數十里。檀來者。但來也。北人語音。十有二月。天子駐于楚州城北。

十有六年春正月。大赦。改元交泰。周師攻楚州。守將張彥能、鄭昭業、城守益堅。城壞。彥能、昭業戰死。周人屠其城而戍之。丁未。海州潰。壬辰。靜海軍潰。周人盡得海、泰、揚、楚之地。丁卯。周人次揚州。癸酉。次瓜州。三月壬午朔。次泰州。丁亥。復次揚州。辛卯。遂幸迎鑾。以臨大江。周自屠楚州。貶書人。其後駐幸皆書次。至迎鑾復書幸。不泯其實也。時揚、泰、滌、和、壽、濠、泗、光、海等州已爲周得。迺遣陳覺奉表獻廬、舒、蘄、黃。畫江以爲界。天子許之。賜書曰。皇帝恭問江。

南國主勞其良苦而已。四年而後克亦已癩矣。

夏五月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以交泰元年爲顯德五年鍾

謨馮延魯至自京師國主復遣謨等奉表拜成且請傳位。

始降號稱國主傳位不曰傳乎某人者景遷爲太弟時未定也。天子優詔勞安

之傳位之意遂止以謨爲禮部侍郎延魯戶部侍郎以行營應援使林仁肇爲浙西節度使前廬州孫漢

威爲奉化軍節度使贈劉仁贍太師追封衛王孫晟太傅追封魯國公劉彥貞中書令張彥能侍中其餘

將士死國難者追贈有差秋泉州劉從效奉表貢于京師天子不納冬十月禮部侍郎常夢錫卒十有二

月流陳覺于饒州流李徽古于洪州皆殺之放宋齊邱于青陽太弟景遷固請歸藩於是以長子冀爲太

子以景遷爲洪州大都督封晉王齊王景達爲撫州大都督信王景邁爲百勝軍節度使昇元初括定民

賦每正苗一斛別輸三斗於官廩授鹽二斤謂之鹽米至是淮甸鹽場皆入於周遂不支鹽而輸米如初

以爲定式。

顯德六年春正月宋齊邱縊死于青陽夏晉王景遂卒秋七月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

以信州刺史張巒爲天德軍使九月太子冀卒初丹陽古銘曰天子冀州人以冀應之未幾卒識者謂冀

州趙地也明年皇朝受命之符爾次子從嘉封吳王居東宮鍾謨曰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國主怒

貶謨爲國子司業立從嘉爲太子天子使人謂國主曰吾與汝大義已定終慮後世不汝容可及吾世修

城隍治要害爲子孫計國主因營緝諸城謀遷都于洪州曰建康與敵境隔江而已又在下流敵兵若至

閉門自守。借使外諸侯能救國難。卽爲劉裕、陳霸先爾。今吾徙豫章。據上流。而制根本。上策也。羣臣多不欲。惟樞密使唐錫贊成之。夏六月。熒惑守心。光芒相射。癸巳。天子崩。周世宗秋七月。升洪州爲南昌。建南都。冬十月。流鍾謨于饒州。賜死。貶張巒爲宣州副使。殺之。十有二月。罷鑄大錢。明年。周亡。

編年之法。絕筆於周亡者。清風發而羣陰伏。理固然也。雖然。無所述而遂泯其實。則何以著李氏之罪。故名器服物。慶賞刑威。直書其僭。將以正其罪爾。

建隆元年。臣屬于皇朝。夏四月。太子太傅馮延巳卒。是歲。李重進使來乞師。拒之。遣馮延魯入貢以聞。二年春。以世子從嘉監國。國主如南都。所過慰勞守宰。存問高年疾苦。會齊王景達于廬山。歷覽勝境。與從臣譚宴浹日而去。三月。至南都。以何洙爲奉化軍節度使。敬洙去敬字。避皇朝諱。豫章迫隘。宮府營署皆不能容。

羣臣日夕思歸。國主悔怒。唐錫慙發瘍卒。六月。國主殂于南都。年四十有六。在位十有九年。秋七月。國主之喪。至自豫章。羣臣請殯別宮。世子手札不許。辭甚哀切。書世子手札。未卽位也。見後主書。乃殯于萬壽殿。遣使入朝。乞追復帝號。太祖皇帝許之。諡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葬順陵。廟號元宗。先諡而後書葬者。因其請號順文勢也。

徐鉉曰。嗣主工筆札。善騎射。賓禮大臣。敦睦九族。每聞臣民不獲其所者。輒咨嗟傷憫。形於顏色。隨加救療。居處服御。節儉得中。初立有經營四方之志。邪臣阿諂。職爲厲階。晚歲悔之。已不及矣。少有至性。仍懷高世之量。始出閤。卽命於廬山瀑布前。構書齋。爲他日終焉之計。及迫於紹襲。遂捨爲開先精舍。

常患民間侈靡。第宅衣服。咸爲節制。驅惰遊之人。率歸農業。及大漸之際。羣鶴翔于空。雙龍據殿屋。遂奄然而化。

嗚呼。甚哉守成之難也。非特守之難。而授之者尤難。非授之難。而知其可受者爲難。商有天下。成湯作之。太甲守之。而中有不類之憂。嚮非阿衡之佐。則求其思庸之復也難矣。周有天下。武王作之。成王守之。而中有流言之變。嚮非周公征之。則求其鳧鷖之雅也亦難矣。以唐太宗之豐功大業。一正天下。建不拔之基。而晉王之立。殺父之臣。失父之政。卒至於大亂。矧不及於太宗者乎。元宗卽位。一十九年。有經營四方之志。約已慎刑。勤政如一。嚮非任用羣小。屏棄忠良。國用不殫於閩楚。師旅不棄於淮甸。則庶幾完成之君也。志有之曰。楊者易生之木也。一人植之。十人拔之。無生楊矣。以新造之唐。而守之非道。不幾乎朝薨而夕振。其亡也不旋踵。故周世宗以衰世之鋒。一鼓而十四州之地掇如也。悲夫。

南唐書卷五

後主書第五

嗚呼。春秋之時。君薨。明年正月公卽位。自桓公始。宣成而下。未嘗革也。昭公薨于乾侯。定公於明年夏六月戊辰卽位者。其故何哉。蓋非常之變。起於不可測。非常之禮。行於不得已。古之人觀會通以應世。則處非常之變。用非常之禮者。皆禮經之所不得而考也。義起於情而已矣。且諸侯薨于路寢。而昭公客死於乾侯者。非常之變。起於不測也。嗣君釋冕反喪。而定公卽位於明年六月者。非常之禮。行於不得已也。元宗殂於豫章。後主留守建康。必待喪還。旣殯而後卽位。其偶合於定昭之事乎。且聖人制禮。立天下之大經。爲天下之大防也。情僞之變。無窮。而禮之所載有常。以有常之禮。御無窮之變。則亦隨其宜而已矣。故禮不盡而義有餘。則禮以義起。義不足而禮有餘。則義以禮達。君子遭變亂而無曠於禮者。在審其義爾。夫喪。禮之大典。禮經載之詳矣。而曾子之所問者。禮經有所不及也。變禮之不測。曾子問載之詳矣。而國君薨于外。世子立于內者。曾子問有所不及也。非趨時而合義。其孰能與於此哉。德雖不競。孰匪天亡。日月俱照。燭火銷光。作後主書。

後主名煜。字重光。初名從嘉。元宗第六子也。少而聰慧。善屬文。工書畫。初封安定郡公。淮上兵起。爲神武軍都虞候。沿淮巡撫。使累遷諸衛大將軍。諸道副元帥。封鄭王。太子冀卒。四兄皆早亡。以次爲嗣。改封吳王。拜尙書令。知政事。建隆二年。元宗南遷。立煜爲太子。監國。六月。元宗殂於豫章。七月。喪還建康。太子卽位。尊母鍾氏爲太后。太后父名太章。故改號聖尊后。妃周氏爲國后。封弟從善爲韓王。南都留守。從益鄧王。從謙宜春王。從度昭平郡公。從信文陽郡公。以右僕射嚴續爲司空。依前平章事。大赦境內。文武進位有差。罷諸路屯田使。委所屬令佐。與常賦俱征。初南唐屯田。置使專掌。至此罷其使而屯田佃民絕公吏之擾。八月。鄂州王崇文卒。以南郊巡檢使黃延謙爲武清軍節度使。留後冬十月。以南都留守韓王從善爲司徒。兼侍中。諸道兵馬副元帥。以鄧王從益爲司空。南都留守。下令諸司。無職事官。四品以下至九品。日二員待制於內殿。泉州劉從效遣其子紹基來貢。

三年。劉從效卒。州人立其次子紹鑑爲留後。紹基未還。統軍使陳洪進執紹鑑。并其族。送于金陵。推立其副張漢思。漢思老不任事。洪進逐之。自稱留後。國主卽以洪進爲清源軍節度使。以紹基爲殿直軍都虞候。紹鑑爲監門衛中郎將。句容尉張秘上言爲理之要。詞甚激切。國主手批慰諭。召爲監察御史。以神武統軍朱業爲寧國軍節度使。以潤州林仁肇爲神武統軍。秋七月。建州陳誨卒。禮部尙書潘承祐卒。以江州何洙爲左武衛上將軍。封芮國公。以宣州朱業鎮江州。以神武統軍林仁肇爲寧國軍節度使。

乾德元年夏左武衛上將軍何洙卒秋七月以兵部尙書游簡言知尙書省遷右僕射是歲南平高繼冲歸于京師國除初金陵臺閣殿庭皆用鴟吻自乾德後朝廷使至則去之使還復用

二年春正月始用鐵錢以鐵錢使戶部侍郎韓熙載爲兵部侍郎勤政殿學士初烈祖將殂謂元宗曰德昌宮泉布億萬緡以給軍用吾死善修鄰好北方有事不可失也及元宗卽位兵屢起德昌泉布旣竭遂鑄唐國錢其文曰唐國通寶又鑄大唐通寶與唐國錢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爲輕小保大末兵窘財乏鍾謨改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徑寸七分重十八銖字八分書背面肉好皆有周郭謨誅遂廢至是有鐵錢之議每十錢以鐵錢六雜銅錢四旣而不用銅錢民間但以鐵錢貿易物價增涌民復盜鑄頗多芒刺不及官場圓淨雖重其法犯者益衆至末年銅錢一當鐵錢十禮部侍郎湯悅上言泉布屢變亂之招也且豪民富商不保其貲則日益思亂累數百言不報夏鄂州黃延謙卒以宣州林仁肇代九月封長子仲宣清源公次子仲宣宣城公冬十月仲宣卒追封岐王十有一月國后周氏殂

三年春葬昭惠后于懿陵蜀孟昶俘于京師國除以江州朱業爲神武統軍侍衛都軍使以虔州留後柴克貞爲奉化軍節度使夏以司空平章事嚴續鎮潤州秋九月聖尊后鍾氏殂召南都留守鄧王從益還都鄂州林仁肇爲南都留守南昌尹葬光穆皇后于順陵

朝廷許元宗追復帝號故鍾氏稱皇后

四年夏五月以吉州刺史楊守忠爲武清軍節度使留後冬十月神武統軍朱業卒十有二月潤州嚴續

卒。

五年春，命兩省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國主引與譚論，或至夜分。

開寶元年夏，江王景遷卒。冬十有一月，納后周氏、昭惠之母弟也。

二年春，以左僕射游簡言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夏，簡言卒。以禮部侍郎湯悅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知制誥張洎上疏曰：「悅非經綸之才，不宜處鈞衡之地。」國主以悅文學舊臣，特加獎用。乃罷洎職。冬，較獵于青龍山，還憩大理寺，親錄囚徒，原貸甚衆。韓熙載奏：「獄訟有司之事，囹圄之中，非車駕所至。」請捐內帑錢三百萬充軍資庫用。國主從之，曰：「繩愆糾繆，其熙載之謂乎？」天子詔國主諭南漢稱臣。劉鋹怒，執我行人龔慎儀。

三年，中書侍郎韓熙載卒。贈平章事。命境內崇修佛寺，又於禁中廣署僧尼精舍，多聚徒衆。國主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經，拜跪頓顙，至爲痛贅。由是建康城中僧徒迨至數千，給廩米絹帛以供之。四年春，劉鋹俘于京師。國除。夏四月，齊王景達卒。遣弟韓王從善入朝，留于京師，授泰寧軍節度使。國主表求從善還國，不許。自從善不還，四時宴會皆罷。登高賦文以見意，曰：「原有鵠兮相從飛，嗟嗟季兮不來歸。常快快以國盛爲憂，冬有商人上密事，請往江陵竊燒皇朝戰艦。國主懼事泄，不聽。商人遁去。」

五年春。皇朝屯師漢陽。鄂州楊守忠以聞。人心大恟。乃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侍府。尙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降封韓王從善爲南楚國公。鄧王從益爲江國公。吉王從謙爲鄂國公。其餘官號多有改易。殿庭始去鷄吻。每遇皇朝使至。國主衣紫袍。備藩臣禮。使退服御如初。

六年春。皇朝使中書舍人盧多遜來聘。國主願受封拜。不許。洪州林仁肇卒。冬。中書舍人潘佑薦衛尉卿李平判司農寺。又薦平知司會府。羣情紛紛。以爲朋黨。佑上書極言時政。凡七章。不止。有家國陰陰。如日將暮之時。國主惡之。乃收平下大理。自縊。妻子徙饒州。次收佑。佑自剄。母及妻子徙虔州。

七年。皇朝使閣門使梁迥來聘。從容謂國主曰。今歲國家有柴燎之禮。當入助祭。國主唯唯不答。秋。中書舍人李穆齋詔曰。朕以仲冬有事于圓丘。思與卿同閱犧牲。國主辭以疾。穆反命。遂決進取。九月。王師自荊湖直趨池州。池州主將戈彥棄城走。遂克池州。進軍當塗。將軍張溫、鄭彥華、杜真相繼敗績。下教去開寶年號。公私牘籍稱甲戌歲。江南自周世宗後。不復用兵。僅二十年。老將已死。主兵者皆新進少年。以功名自負。輒抗王師。聞兵興。踊躍言利害者。日有十數。及遇輒敗北。中外奪氣。戒嚴城守。國主遣徐鉉、周惟簡奉表乞緩師。不答。王師進屯建業城南十里。時雖下池州及姑熟。餘郡皆未奉命。糧道阻隔。樊若水請於采石繫浮橋以利轉輓。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葬花水。及王師至。水皆退小。故識者知其有天命焉。

吳越圍常州。軍使余成禮劫刺史禹萬誠以降。吳越進圍京口。議者以京口要害之地。當得良將守之。乃拜親吏劉澄鎮海軍節度使。留後以淩波軍都虞候盧絳爲援。澄已懷嚮背。因說絳還金陵。而自率將吏降越。袁州萍鄉制置使劉茂忠破潭師於境內。拜茂忠袁州刺史。

八年春。閱民爲師徒。昇元初。均量民田。以定科賦。自二緡以上。出一卒。號義師。中有別籍分居。又出一卒。號新擬生軍。民有新置物產者。亦出一卒。號新擬軍。又於客戶內有三丁者。抽一卒。謂之圍軍。後改爲拔山軍。使物力戶爲帥以統之。保大中。許郡縣村社競渡。每歲端午。官給綵段。俾兩兩較其遲速。勝者加以銀碗。謂之打標。舟子皆籍其名。至是盡蒐爲卒。謂之淩波軍。又率民間傭奴贅婿。謂之義勇軍。又募豪民能自備緡帛兵器。招集無賴亡命。謂之自在軍。又括百姓。自老弱外。能被堅執銳者。謂之排門軍。并屯山白甲之類。凡一十三等。皆使扞敵守把。夏。誅神衛統軍諸軍都虞候皇甫繼勳。秋。洪州節度使朱令贇將兵一十五萬屯潯陽湖口。與諸將議曰。今若前進。而王師反據我後。則上江阻隔。退乏糧道。亟爲虜矣。乃以書招南郡留守劉克貞。代鎮湖口。克貞以病留。令贇亦未進。國主累促之。令贇以長筏大艦。帥水陸諸軍。至虎蹲洲。與王師遇。舟筏俱焚。令贇死。餘衆皆潰。金陵受圍經歲。城中斗米萬錢。死者相枕藉。自潤州降後。不聞外信。或云令贇已敗。國主猶意其不實。冬。百姓疫死。士卒乏食。詠云。大軍決以十有一月乙未破城。國主議遣其子清源公仲寓出通降款。左右以謂堅壘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日取降。是日。城果陷。

宮中圖籍萬卷。尤多鍾王墨蹟。國主嘗謂所幸保儀黃氏曰。此皆累世保惜。城若不守。爾可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文籍盡燬。光政使陳喬曰。吾當大政。使國家致此。非死無以謝。乃自縊死。諸將戰沒者。猶數十人。昇元寺閣崇構。因山爲基。高可十丈。平旦閣影半江。梁時爲瓦棺閣。至南唐。民俗猶因其名。士大夫暨豪民富商之家。美女少婦。避難於其上。迨數百人。越兵舉火焚之。哭聲動天。一旦而燼。大將曹彬整軍成列。至其宮門。門開。國主跪拜納降。彬答拜。爲之盡禮。先是。宮中預積薪。煜誓言社稷失守。當攜血屬赴火。既降。無國主之號。故書名。既見彬。彬諭以歸朝俸祿有限。費用日廣。當厚自齎裝。一歸有司之籍。卽無及矣。遣煜入治裝。裨將梁迥。田欽祚。力爭以謂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笑而不答。迥等固諫。彬曰。彼能出降。安能死乎。翌日。治舟。彬遣健卒五百人。爲津致輜重登舟。一卒負籠下道旋。彬立斬之。負擔者罔敢蹉跌。煜以藏中黃金。分遺近臣辦裝。張僖得金二百兩。詣彬。彬自陳不受。請奏其事。彬以金輸官。而不以聞。煜舉族冒雨乘舟。百司官屬僅十艘。煜渡中江。望石城。泣下。自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閑坐細思量。至汴日。登普光寺。擎拳讚念久之。散施緡帛甚衆。

九年春。俘至京師。封違命侯。授左千牛衛上將軍。太宗皇帝登極。改封隴西公。太平興國三年。公病。書公朝所命翰林醫官視疾。中使慰諭者數四。翌日薨。在僞位十有五年。年四十二。追封吳王。以王禮葬洛京。

之北邙山。江南人聞之。巷哭設齋。王著雜說百篇。時人以爲可繼典論。又妙於音律。舊曲有念家山。王親演爲念家山破。其聲焦殺。而其名不祥。乃敗徵也。復書王者。皇朝追封也。

徐鉉曰。嗣主諸子皆孝。而後主特甚。敦睦親族。亦無不至。唯以好生富民爲務。常欲羣臣和于朝。不欲聞人過。章疏有糾譎稍訐者。皆寢不報。酷好古道。而國削勢弱。羣臣多守常充位。不克如意。歎曰。天下無周公仲尼。吾道不可行也已。刑法大寬。亦無過此。及大兵之際。上下感恩。故人無異志。威令不素著。故莫盡死力。蓋亦天授大宋。非人謀所及也。

嗚呼。隋文帝初輔政于周。內有五王之難。外罹尉遲迥。司馬消難。王謙之亂。方是時。指鹿逐兔。未知適從。武夫悍將。誰無覬覦。蕭歸承武皇享國之長。有席卷山南之勢。而區區敬慎。不敢連衡迴策者。信其臣柳莊之言。預知隋公之必興故也。矧迺叢爾江南。獲觀眞人之作。而不爲之退聽。其罪當如何哉。李氏有國。肇於天福。盛於開運。削於顯德。亡於開寶。豈非有幸於亂世。而不容於治世歟。以周世宗之時。削國降號。稽首稱藩。其勢固已蹙矣。及屬皇朝。普天之下。莫不翹首太平。而猶竊土賊民。十有六年。外示柔服。內懷僭僞。豈非所謂逆命者哉。及其計窮勢迫。身爲亡虜。猶有故國之思。何大愚之不靈也。若此。後主樂府詞云。故國夢初歸。恍來雙淚垂。又云。小園昨夜又西風。故國不堪翹首月。明中皆思故國者也。

南唐書卷六

女憲傳第一

嗚呼。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齊家之法。在於女憲。而女之所以爲憲者。毋傾城之哲也。毋索家之言也。究德性之厚。原道化之本。不過於以順爲事。以貞爲節而已。順貞以化天下。何往不格哉。是故觀刑二女。虞舜惟帝。徽傳太妃。西伯惟王。帝王之德配天地。而推其本始以言之。必自於閨闈之近者。凡以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作女憲傳。

元恭宋后

先主元恭皇后宋氏。不知其世裔也。幼爲亂兵略取。義祖得之。常置帳下。會先主喪其正室。義祖指宋氏謂先主曰。是必有福。今以乞女。先主御之。不書蒸之者。義祖首惡也。生嗣主及景遷。景達。遂立爲繼室。治內有法。不苟言笑。常以端嚴自持。雖妾媵之間。儼如賓客。義祖死于建業。知詢等督先主奔赴。先主欲往。宋氏從容諫曰。移孝爲忠。臣子之常。況權重身危。而輒罷所執。何異太阿倒持。柄不在我矣。先主大悟。因寢其行。

而命周宗赴金陵。天祚二年，封齊王妃。先主受禪，冊命爲皇后。昇元末，先主服餌金石，性多暴怒，左右賴后以芘者甚衆。嗣主卽位，上冊爲皇太后。每元宗朝太后，言惟勞其良苦而已。至於治理，無一言及之。常曰：婦人預外事，非國之福也。保大三年，殂，葬永陵，諡元恭。

种氏

先主种氏，不知其品秩也。江西良家女，性警悟，通書計，常靚妝去飾，而態度閑雅，宛若神仙。初進入宮，年甫十六，久不得幸。宋后數數薦引，旣承恩寵，服御輒亞於后，而得宮罕得進御。及生江王景遷，僭侈尤甚。一日，先主幸元子齊王宮，遇其親理樂器，先主大怒，切責數日。种氏乘間言景遷才過齊王，先主作色曰：子之過，父戒之，常理也。國家大計，女子何預？遂叱內臣，捽庭下，去簪珥，幽于別宮。數月，命削髮爲尼。先主殂，种氏泣曰：人處骨醉，復見於此矣。其後歸景遷宮，宋太后屢欲甘心，賴元宗保全之，竟以壽終。每於后不書妖讖而於續御詳言之

光穆鍾后

嗣主光穆皇后，鍾氏，虔州刺史太章之女。太章初爲裨將，義祖用之以殺張顥。旣而自大，先主欲繩之。義祖曰：昔無太章，吾族亦矣。汝曹安所託乎？今日富貴，太章力也，背之不可。乃命以太章女配嗣主。義祖初見，歎曰：非此兒，不敵此女。嗣主起家自尚書郎，至于將相，鍾氏始封縣君，累加國夫人。昇元中，封齊王妃。

嗣主卽位。冊爲皇后。后少長富貴。不事玩好。副笄大練。淡如也。旣居大位。歲時賜予。必先諸嬖。然後及中宮。以故嗣主樂推諸弟。而終無間言者。后勉之爲多。淮上兵起。國步多艱。后亦損常膳。不舉樂者數月。後主卽位。冊爲太后。以父爲太章。故號聖尊后。乾德三年。聖尊后殂。葬順陵。諡光穆。嗚呼。南唐建國。始僭皇后之號。及其衰削。猶有國后之稱。至於六宮品秩。雖無所考。而內夫人之品。保儀之秩。各因事見。其餘名號。僭擬天子。亦可知矣。

昭惠周后

後主昭惠后。周氏。小字娥皇。大司徒宗之女。甫十九歲。歸于王宮。通書史。善音律。尤工琵琶。元宗賞其藝。取所御琵琶。時謂之燒槽者。賜焉。燒槽之說。卽蔡邕焦桐之義。或謂焰材而斲之。或謂因燕而存之。元宗南幸豫章。詔音存問。以令婦稱。後主卽位。冊爲國后。后雖在妙齡。婦順母儀。宛如老成。唐之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罹亂。瞽師曠職。其音遂絕。後主獨得其譜。樂工曹生亦善琵琶。按譜。粗得其聲。而未盡善也。后輒變易訛謬。頗去注淫。繁手新音。清越可聽。後主嘗演念家山舊曲。后復作邀醉舞。恨來遲新破。皆行于時。中書舍人徐鉉聞霓裳羽衣曰。法曲終慢。而此聲太急。何耶。曹生曰。其本實慢。而宮中有人易之。然非吉徵也。歲餘。周后子母繼死。後主國步浸微。音之所起。實由人心。而嘽緩嚙殺。治亂應之。豈虛言乎。后生三子。皆秀嶷。其季仲宣。僊寧清峻。后尤鍾愛。自鞠視之。后旣病。仲宣甫四歲。保育於別院。忽遭暴疾。數

日卒。后聞之，哀號頓仆，遂致大漸。後主朝夕視食，藥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累夕。后雖病亟，爽邁如常。謂後主曰：「婢子多幸，託質君門，冒寵乘華，凡十載矣。女子之榮，莫過於此。所不足者，子殤身歿，無以報德。遂以元宗所賜琵琶及常臂玉環，親遺後主，又自爲書，請薄葬。越三日，沐浴正衣妝，自內含玉，殯于瑤光殿之西室。時乾德二年十一月甲戌也。享年二十九。明年正月壬午，遷靈柩于園寢。後主哀苦骨立，杖而後起。譏之也。何譏爾。鍾太后在故也。自爲誄曰：「天長地久，嗟嗟蒸民，嗜欲既勝，悲歎糾紛。緣情攸宅，觸事來津。貲盈世逸，樂渺愁殷。沈烏逞兔，茂夏凋春。年彌念曠，得故亡新。闕景頽岸，世閱川奔。外物交感，猶傷昔人。詭夢高唐，誕誇洛浦。構屈平虛，亦憫終古。況我心摧，興哀有地。蒼蒼何辜，殲予伉儷。窈窕難追，不祿于世。玉潤珠融，殞然破碎。柔儀俊德，孤映鮮雙。纖纖挺秀，婉變開揚。豔不至冶，慧或無傷。盤紳奚誠，愼肅惟常。環珮爰節，造次有章。含顰發笑，擢秀騰芳。鬢雲留鑒，眼彩飛光。情瀾春媚，愛語風香。瓊姿稟異，金冶昭祥。婉容無犯，均教多方。茫茫獨逝，捨我何鄉。昔我新婚，燕爾情好。媒無勞辭，筮無違報。歸妹邀終，咸爰協兆。俛仰同心，綢繆是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今也如何，不終往告。嗚呼哀哉！志心既達，孝愛克全。殷勤柔握，力訴危言。遺情眇眇，哀淚漣漣。何爲忍心，覽此哀編。絕豔易凋，連城易脆。寔曰能容，壯心是醉。信美堪餐，朝饑是慰。如何一旦，同心曠世。嗚呼哀哉！豐才富藝，女也克肖。采戲傳能，弈碁逞妙。媚動占相，歌縈柔調。茲發爰質，奇器傳華。翠虬一舉，紅袖飛花。情馳天降，思棲雲涯。發揚掩抑，纖緊洪奢。窮幽極致，莫得微瑕。審音者仰，

止達樂者興嗟。曲演來遲。破傳邀舞。利撥迅手。吟商逞羽。制革常調。法移往度。翦遏繁態。藹成新矩。霓裳
舊曲。韜音淪世。失味齊音。猶傷孔氏。故國遺聲。忍乎湮墜。我稽其美。爾揚其祕。程度餘律。重新雅製。非子
而誰。誠吾有類。今也則亡。永從遐逝。嗚呼哀哉。該茲碩美。鬱此芳風。事傳遐禩。人難與同。式瞻虛館。空尋
所蹤。追悼良時。心存目憶。景旭雕甍。風和繡額。燕燕交音。洋洋接色。蝶亂落花。雨晴寒食。接輿窮歡。是宴
是息。含桃薦實。畏日流空。林彫晚籜。蓮舞疎紅。煙輕麗服。雪瑩修容。纖眉範月。高髻凌風。輯柔爾顏。何樂
靡從。蟬響吟愁。槐凋落怨。四氣窮哀。萃此秋晏。我心無憂。物莫能亂。絃爾清商。豔爾醉盼。情如何其。式歌
且宴。寒生蕙幄。雪舞蘭堂。珠籠暮捲。金爐夕香。麗爾渥丹。婉爾清揚。耿耿夜飲。予何爾忘。年去年來。殊歡
逸賞。不足光陰。先懷悵快。如何倏然。已爲疇曩。嗚呼哀哉。孰謂逝者。荏苒彌疎。我思妹子。永念猶初。愛而
不見。我心熒如。寒暑斯疚。吾寧御諸。嗚呼哀哉。萬物無心。風煙若故。唯日唯月。以陰以雨。事則依然。人乎
何所。悄悄房櫳。孰堪其處。嗚呼哀哉。佳名鎮在。望月傷娥。雙眸永隔。見鏡無波。皇皇望絕。愁如之何。莫樹
蒼蒼。哀摧無際。歷歷前歡。多多遺致。絲竹聲悄。綺羅香杳。想渙乎怗怗。恍越乎憮憮。嗚呼哀哉。歲云莫兮。
無相見期。情替亂兮。誰將因依。維昔之時兮。亦如此。維今之心兮。不如斯。嗚呼哀哉。神之不仁兮。斂怨爲
德。既取我子兮。又毀我室。鏡重輪兮。何年。蘭襲香兮。何日。嗚呼哀哉。天漫漫兮。愁雲暗。空曖曖兮。愁烟起。
娥眉寂寞兮。閉佳城。哀寢悲氛兮。竟徒爾。嗚呼哀哉。日月有時兮。龜蓍既許。簫笳淒咽兮。旗常是舉。龍輶

一駕兮無來轅。金屋千秋兮永無主。嗚呼哀哉。木交柯兮風索索。鳥相鳴兮飛翼翼。弔孤影兮孰我哀。私自怜兮痛無極。嗚呼哀哉。應寤皆感兮。何響不哀。窮求弗獲兮。此心墜。摧號無聲兮。何續。神永逝兮。長乖。嗚呼哀哉。杳杳香魂。茫茫天步。救血撫輓。邀子何所。苟雲路之可窮。冀傳情於方士。嗚呼哀哉。每於花朝月夕。無不傷懷。如又見桐花發舊枝。一樓烟雨暮淒淒。凭欄惆悵人誰會。不覺潸然淚眼低。層城無復見。嬌姿佳節。纏哀不自持。空有當年舊烟月。芙蓉池上哭蛾眉。皆因后作。又嘗與后移植梅花于瑤光殿之西。及花時而后已殂。因成詩見意。曰。殷勤移植地。曲檻小欄邊。共約重芳日。還憂不盛妍。阻風開步障。乘月漑寒泉。誰料花前後。蛾眉卻不全。此不特敍其幽思。且以興內助之艱難。而不得與之同樂。又云。失卻烟花主。東君自不知。清香更何用。猶發去年枝。此足以見光景於人無情。而人於景物不可認而有之也。悲夫。至於書靈筵手巾云。浮生苦憔悴。壯歲失嬋娟。汗手遺香漬。痕眉染黛烟。書琵琶背云。侑自肩如削。難勝數縷條。天香留鳳尾。餘煖在檀槽。觸物寓意。類如此。初烈祖爲刺史時。后父宗給使左右。及贊禪代。尤爲親信。元宗以宗爲社稷元老。故聘其女爲吳王妃。克相其夫。顯於諸子。而身居國母。可謂賢也。陵曰。懿陵諡昭惠。方是時。南唐雖去帝號。而其餘制度。尙未減損。如元宗之葬。猶稱皇帝。故昭惠雖謂之國后。而羣臣國人皆稱曰皇后焉。

繼室周后

後主繼室周后。昭惠之母弟也。警敏有才思。神彩端靜。二后之貌。見周宗傳。昭惠感疾。后常出入臥內。而昭惠未之知也。一日。因立帳前。昭惠驚曰。妹在此耶。后幼未識嫌疑。卽以實告曰。旣數日矣。昭惠惡之。返臥不復顧。昭惠殂。后未勝禮服。待年宮中。明年。鍾太后殂。後主服喪。故中宮位號久而未正。至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爲國后。南唐享國日淺。而三世皆娶于藩邸。故國主婚禮。議者不一。詔中書舍人徐鉉。知制誥潘佑。與禮官參議。鉉曰。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爲今古不相沿襲。固請用樂。鉉曰。案古房樂無鐘鼓。佑曲引詩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樂宜有鐘鼓。后初見君。後魏書有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鉉因此以爲夫婦之禮。人倫之本。承祖宗主祭祀。請答拜。佑以爲王者婚禮不可與庶人同。請不答拜。又車服之制。互有矛盾。議久不決。後主令文安郡公徐遊評。其是非。時佑方寵用。遊希旨。奏佑爲是。旣而遊病疽。鉉戲謂人曰。周孔亦有祟乎。將納采。後主先令校鵠代白雁。被以文繡。使銜書。侈靡不經。類如此。及親迎。民庶觀者。或登屋極。至有墜瓦而斃者。后自昭惠殂。常在禁中。後主樂府詞有杖屨步香堦。手提金縷鞋之類。多傳于外。至納后。乃成禮而已。翌日。大醺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爲詩以諷焉。而後主不之譴。歸于京師。去號位。從夫之爵。太平興國三年。隴西公薨。周氏亦薨。

保儀黃氏

後主保儀黃氏。世爲江夏人。父守忠。遇亂。流徙湘湖。事馬氏爲裨將。馬希萼之難。守忠死之。邊鎬下湖南。

得黃氏甫數歲。奇其貌。內後宮。後主卽位。選爲保儀。容態華麗。冠絕當世。顧盼顰笑。無不妍姣。其書學伎能。皆出於天性。後主雖屬意。會小周專房。由是進御稀。而品秩不加。第以掌墨寶而已。墨寶書籍之類黃氏服勤降體。以事小周。故同時美女率多遇害。而黃氏獨不遭譴。以其事之盡也。初。元宗後主皆妙於筆札。博收古書。有獻者。厚賞之。宮中圖籍萬卷。尤多鍾王墨蹟。皆繫保儀所掌。都城將陷。後主謂黃氏曰。此皆吾所寶惜。城若不守。卽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圖籍俱燬。靡有遺者。黃氏隨後主俘至京師。卒。

嗚呼。魯文公成禮于齊。春秋譏之。謂其非婚姻之正也。矧周氏御於宮中者數年。然後以迎禮歸之。吁。可怪哉。周官九嬪。世婦女御。有德則充。否則闕焉。故無常數。而又掌于冢宰。則知先王之所以治內。至正而盡禮也。後世德不勝色。肆情敗度。怨女以千數。淫費以萬計。況亂世乎。以烈祖之英傑。尙困於种氏。牝雞之徵。幾致家索。元宗適丁兵革。擾攘女謁之盛。舊史不載。觀其樂府豔麗。則天機亦淺矣。後主二周。抑又甚焉。故予悉書之。皆不免爲春秋之罪人也。

徐主

徐主義祖長女也。性淵睦。動循禮法。嘗偃蹇擇配。初。義祖疑李德誠有貳志。德誠不自安。因使其子建勳入謁義祖。義祖見之。大驚曰。有子如此。非惡人也。以主妻之。烈祖受禪。徐爲郡公主。建勳爲宰相。上章改時政。許之。建勳密表曰。制置大事。若可以臣下請。是以善歸己。以過歸君也。請宣中旨行之。表未報。而建

勳命中書舍人草制。給事中常夢錫奏建勳專造制書。烈祖大怒。欲罷建勳。徐主入謂烈祖曰。吾父在日。兄不嘗求兒與李郎耶。何棄之速。烈祖曰。此國事也。吾與李郎親舊如故。召入禁中。慰喻久之。建勳致政。賜號鍾山公。徐主四時拜賜。自稱鍾山老嫗。而不稱所封郡國。蓋將有所激也。元宗優容之。先建勳卒。

永興公主

永興公主。烈祖女也。烈祖爲吳相。秉政。以女爲吳世子璉妃。及禪代。宋齊邱請離其婚。烈祖不許。封永興公主。人每稱爲公主。則流涕憤惋。或問其故。曰。吾爲冢婦。而廟不血食。可不悲乎。諸兄惡之。烈祖曰。內夫家而外父家。婦人之德也。何罪之有。乃以吳世子爲中書令。池州節度使。璉卒。主亦繼卒。吳人哀之。嗚呼。三代而下。彤史詳矣。南唐載籍疏脫。婦順女憲。不可得而書也。老嫗之稱。流涕之感。其旨微哉。

余洪妻鄭氏

余洪妻鄭氏。洪事王延政。爲大將。會南唐平建州。鄭氏有殊色。爲亂兵略取。裨將王建封逼之。鄭氏志不可奪。劫以利刃。亦不爲屈。建封嗜人肉。而略婦人百許人。日殺一人以食。引鄭示之曰。汝懼乎。鄭曰。願早充庖。爲幸多矣。建封終不忍殺。以獻查文徽。文徽見之。曰。國色也。將以薦牀席。鄭大罵曰。王師弔伐。凡義夫節婦。宜加旌賞。以勵風俗。王司徒出於卒伍。不識禮義。且無足怪。君侯知書。爲國大將。當有表率羣下。風化遠方。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其欲。妾有死而已。速殺爲惠。文徽大慙。下令城中。召其夫付之。

吳媛

吳媛其先汴州浚儀人。唐史臣競之後也。父志野。義不食梁粟。僑廬陵。務德不曜。媛生數歲。口無戲言。順奉姆教。宛如夙授。豪民段生。五十而無子。因以禮聘之。歸段氏爲繼室。生子菴月。段生卒。父母以其少而美。俾移所天。媛勞面自誓。志不可奪。抱孤嬰以奉舅姑。匪纓溫清。皆躬爲之。教其子爲成人。而生業益厚。韓熙載使江西。錄其清節云。

南唐書卷七

宗室傳第二

嗚呼。性有善惡。法有賞刑。弗可槩論也。漢鑒秦之弊。而宗戚子弟。茅土過制。魏規漢之失。而黃初之後。宗戚虛封。襲漢則善惡兼容。沿魏則賢否并棄。賞刑惡得而辯哉。唐有天下。子弟得預外任。格則庸。否則戚。故入爲尙書九卿。出爲都督刺史。間有人焉。南唐宗室。委任尤重。豈沿唐之舊歟。抑亦董之得其道歟。蓋天下分裂。君無世臣。臣無定主。委任宗室。猶愈於他人故也。作宗室傳。

楚王

楚王景遷。烈祖第二子。元宗母弟也。幼警悟。讀書一覽輒不忘。及長。美姿儀。風度和雅。尙吳公主。爲駙馬都尉。而服用素儉。不事華侈。烈祖愛其純謹。大和三年。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爲司徒平章事。居中輔政。宋齊邱每忌元宗。欲自結於景遷。乃薦陳覺爲景遷教授。以賈其聲聞。齊邱參決時政。多爲不法。輒歸過於元宗。而盛稱景遷之美。烈祖於是召元宗至金陵。授鎮海軍節度副使。卽以景遷爲太保平章事。代秉國政。有奪嫡之漸。此齊邱謀也。所以然者。以景遷幼懦。他日得國授之。已爲元老。易於窺竊。烈祖覺之。遂

罷齊邱以爲己副。景遷猶總大政。天祚二年。景遷病。請以兄弟自代。乃拜其弟景遂爲門下侍郎參政事。景遷卒。葬飲馬池之陽。禪代之後。諸子例封王爵。保大初。元宗改封諸弟。追贈景遷楚王。命江文蔚爲碑。以表其墓。以其早死無子。故後主亡國詩云。兄弟四人三百口。謂元宗、景遂、景達、景遷也。景遷不與焉。

晉王

晉王景遂。烈祖第三子。元宗母弟也。制行雅循。有君子之風。天祚二年。景遷病。不能輔政。卽以景遂爲門下侍郎參政事。父子四人迭輔矣。烈祖受禪。封壽王。讓皇殂於丹陽。景遂往督喪事。望柩哀慟。觀者悅之。元宗卽位。改王燕。俄以景遂代儲副。固讓不許。遂立爲太弟。景遂因易字曰退身。以示不處之志。參總政事。時有獻替。間與朝士官屬飲宴賦詩。嘗以玉杯行酒。座客傳翫。以爲寶。贊善張易乘醉擲之。曰。貴寶輕士。殿下得無累乎。座皆失色。而景遂斂容謝之。由是待易愈謹。易遷工部侍郎。泛海使契丹。景遂手疏曰。朝臣如張易者。宜置諸左右。不宜使之泛不測之淵。投足遠夷。元宗答以此行非易不可。遂行。顯德五年。累表讓儲副。乞守舊封。授江西道兵馬大元帥。封晉王。適當危疑。啓求大臣以自副。命兵部侍郎李徵古副之。以徵古傲狠專恣。陵忽過甚。景遂欲斬徵古而自拘於有司。寮吏諫止。一日暴疾。嚮空顧揖。退謂左右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遂卒。年三十七。復贈太弟。諡文成。

齊王

齊王景達字子通烈祖第四子元宗之母弟也順義四年旱七月既望零祀得雨景達以是日生因小字雨師成童爽悟與羣兒異烈祖器之初封信王元宗卽位改封鄂王景遂侍中進封燕王及景遂爲太弟以景達爲元帥中書令徙王齊爲理嚴察人多憚之好神仙修鍊之事記室徐鍇獻述仙賦以諷遂絕所好嘗從元宗遊苑中乘小舟而覆左右惶駭景達入水負元宗出性非善水而能蹈之者忠誠之至也元宗多與宗戚近臣曲宴如馮延巳陳覺魏岑之徒喧笑無度景達每呵責之嘗與延巳會飲延巳欲以詭佞賣恩佯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得忘我景達大怒入白元宗請致之死元宗慰諭而已出謂所親曰吾悔不先斬以聞太子贊善張易從容謂景達曰羣小構扇其禍不細大王力未能去自宜隱忍景達由是罕預曲宴每被召輒辭以疾景達雖剛毅而不歷軍容及爲元帥帥師淮上軍政皆出於陳覺署紙尾而已朱元叛諸軍大敗景達與覺遁還金陵上印綬尋拜浙西節度使景達復以用兵之地固辭改撫州元帥自淮南敗績日以酣飲爲務及至鎮委任寮屬怠於視事後主卽位就加太師尙書令奉以叔父之禮開寶四年卒於鎮年四十七追贈太弟葬廬山諡孝昭

江王

江王景暹字宣遠烈祖第五子也烈祖初受禪以十二月二日爲仁壽節南唐誕節唯此一見因事而書以示其儆景暹以是日生故小字仁壽烈祖嬖其母种氏而景暹爲季由是愛遇之意過於諸子及种氏得罪景暹尙幼元恭

皇后鞠之如己出。烈祖以其母嘗有改立之請。故封爵不加。以遠嫌也。至元宗即位。始封保寧王。改封信王。出爲虔州節度使。簡易節儉。虔人安之。時諸王大臣皆喜浮屠。而獨景遷非毀佛書。專以六經名教爲事。贛縣令卒成喪之日。其尉邵繼良張樂飲酒。景遷立奏黜之。書記孫峴每能謗其過失。景遷爲之加禮。及峴卒。厚給其家。時人以此美之。後主卽位。徙王江。就拜侍中。開寶元年卒。年三十二。贈中書令。諡昭順。

太子

太子冀。元宗元子。初封東平郡公。元宗卽位。徙王南昌。避儲副之位。留守東都。保大三年。立景遂爲太弟。以冀爲燕王。依前東都留守。八年。移鎮潤州。周師至廣陵。越人寇常州。元宗以冀尙少。不習軍事。召還都。冀會將吏問之。裨將趙鐸曰。大王爲元帥之重。衆心所恃。一卻足。則部下搖矣。冀乃奏多壘之秋。義無就逸。乞效用。以死報國。元宗許之。乃命柴克宏將兵爲援。以救常州。克宏未至。樞密副使李徽古遣使追而代之。冀奏克宏可用。果敗越師。擒獲甚衆。先是有吳以來。戰獲將士皆不殺。至是冀盡殺之。越人不敢西嚮者二十年。顯德五年。始還儲副之地。參決國事。蒞下有法。未幾卒。有司以其靖難之功。諡宣武。句容尉張洎。冀所薦進士也。上書論之。以太子之德。承順孝愛而已。不當標顯武功。以垂後世。非防微杜漸之旨也。其言甚切。元宗善之。下其議有司。改諡文獻。洎由是知名。改上元尉。遷監察御史。冀之門人若是。亦可想見其爲人也。

慶王

慶王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甫數歲。容貌秀澈。有成人風。封安樂公。拜侍衛諸軍都虞候。時有木平和尙者。言人禍福壽夭。輒驗。元宗以茂見之。曰。其餘不足問。所欲知者壽數爾。木平爲書九十乙字。後至十九歲卒。追贈慶王。葬建業城南五里。命韓熙載碑以表之。

韓王

韓王從善。元宗第七子。後主之母弟也。初封紀國公。後主卽位。進王韓。器識沈邃。尤喜武略。開寶中。江南迫蹙。後主憂之。從善自請朝京師。以紓國難。乃奉表朝貢。太祖悅之。留授泰寧軍節度使。錫賚頗優。因命從善貽書後主。督之入覲。從善曰。臣兄以庸菲之才。嗣守宗廟。陛下垂覆載之恩。許其入朝。實千載一遇。敢不奉詔。從善遂爲書。喻以上意。而後主不從。王師之討。兆於此也。金陵平。從善病卒。初。從善與鍾謨親狎。嘗有改立之請。謨亦由此得罪。元宗殂於豫章。獨從善扈從。因懷非望。就徐遊求遺詔。遊正色不與。至建業。具其事以聞。後主不問。待之愈厚。從善奉使不返。其妻泣詣後主。後主無以爲辭。每聞其至。輒避之。妻憂思卒。國人哀之。

鄧王

鄧王從益。元宗第八子也。警敏有文。初封舒公。進王鄧。開寶初。出鎮宣州。後主率近臣餞綺霞閣。自爲詩。

序以送之。其略云。秋山涵翠。暮壑澄空。愛公此行。暢乎遐覽。其詩有咫尺煙江幾多地。不須懷抱重淒淒之句。君臣廣賦。可爲盛事。徐鉉詩云。禁裏花光似水清。林煙池影共離情。暫移黃閣只三載。卻望紫垣都數程。滿坐清風。天子送。隨車甘雨。郡人迎。綺霞閣上詩題在。從此還應有頌聲。最爲警策。五年。南唐貶損制度。從益去王爵。封江國公。後事亡。

吉王

吉王從謙。元宗第九子。後主母弟也。風采峭整。喜爲律詩。勳有規誨。後主燕閒。嘗與侍臣弈。從謙甫數歲。侍側。後主命賦觀碁詩。曰。竹林二君子。盡日竟沈吟。相對終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強斯有失。守分固無侵。若算機籌處。滄滄海未深。後主賞歎久之。始封鄂公。俄王宜春。徙封吉。開寶五年。損制度。降封鄂國公。後事亡。

從慶傳亡

從信傳亡

宣城公

宣城公仲宣。後主子也。小字瑞保。三歲讀孝經。若成誦然。聞奏樂。輒審音調。宮中燕侍。頗合禮度。出見士大夫。改容顧揖。如成人禮。乾德二年卒。年四歲。始封宣城公。追贈岐王。諡懷獻。母昭惠先病。聞仲宣死。哀

苦增劇。遂至於殂。故後主挽辭曰。珠碎眼前珍。花凋世外春。未銷心裏恨。又失掌中身。玉筍猶殘藥。香奩已染塵。前哀將後感。無淚可沾巾。又。豔質同芳樹。浮危道略同。正悲春落實。又苦雨傷叢。穠麗今何在。飄零事已空。沈沈無問處。千載謝東風。皆并其子母悼之初。仲宣卒。後主哀甚。然恐重傷昭惠。常默坐飲泣而已。因爲詩以寫志云。永念難消釋。孤懷痛自嗟。雨深秋寂寞。愁引病增加。咽絕風前思。昏朦眼上花。空王應念我。窮子正迷家。吟詠數四。左右爲之泣下。

嗚呼。春秋魯君未踰年而卒者。書子卒。以其不全乎君也。先君未葬而嗣君卒者。書子某卒。猶云父前子名也。皆不作諡。太子冀有諡。固非春秋之法。至於仲宣幼殤。則又甚矣。東晉瑯琊世子卒。而賀循以爲不可作諡。君子謂其知禮。

南唐書卷八

義養傳第三

嗚呼。大亂之世。三綱五常。掃地盡矣。故動干戈於骨肉。假父子於異類。皆滅天性之厚。而反人倫之正也。烈祖之奉徐溫。彌篤於諸子者。豈得已哉。抑爲之而已。傳曰。踰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兄則以嘔。大親則已矣。由是觀之。親疎恩義。不亦遠乎。作義養傳。

徐宣祖

徐溫字端美。海州朐山人。烈祖之養父也。剛毅寡言。罕與人交。衆中凜然可畏。目爲徐瞋。會唐末大亂。販鹽爲盜。從吳武王楊行密起合肥。勁兵數萬。號其軍爲黑雲長劍。所與舉事者。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溫未嘗有戰功。行密用其謀。殺朱延壽。以功遷右衙指揮使。始預謀議。行密病。出長子渥爲宣州觀察使。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姦人爲謀。若它日召子。非溫使者。慎無應命。渥涕泣謝溫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勸行密用舊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許。溫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溫等大驚。遽詣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溫見隱作

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渥見溫使者。乃行。行密卒。渥嗣立。召隱罵曰。汝欲賣吾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渥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三千於宣州。以其腹心陳瑋。范遇將之。既入立。惡溫與張顥典衛兵。召瑋等爲東院馬軍。以自備。而溫。顥。共惡瑋等侵權。因擁衛兵入。拽瑋等斬之。渥由是失政。而心憤未能發。溫。顥。益不自安。共遣羣盜入寢中。弑渥。渥說羣盜能反殺溫等者。皆爲刺史。羣盜皆諾。唯紀詳不從。執渥縊殺之。初。溫。顥。之謀弑渥。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渥死。顥欲背約自立。溫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關於成事。此易爲也。明日。顥列劍戟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顥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對。顥三問。可求前密啓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爲之太速。且今外有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自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輔立幼主。漸以歲時。待其歸心。然後可也。顥不能對。可求因趨出。書一敕。內袖中。率諸將入賀。諸將莫知所爲。及出。敕宣之。乃渥母史氏敕。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主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辭。旨激切。聞者感動。顥氣色皆沮。卒無能爲。隆演乃得立。顥由此與溫有隙。諷隆演出溫潤州。可求謂溫曰。今捨衛兵而出外郡。禍將至矣。溫亦憂之。可求因說顥曰。公與徐溫同受顧托。議者謂公尊其衛兵。是將殺之。信乎。顥曰。事已行矣。安可止。可求曰。甚易也。明日。從顥與諸將造溫。可求陽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二世將。今幼嗣新立。多事之時。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溫亦佯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由

是不行。顯覺可求有附溫意。將殺之。可求詣溫。謀先殺顯。陰使鍾太章選壯士三十人。就衙堂斬顯。太章諾之。而溫猶疑其不果。夜半往約曰。吾有老母。懼事不成。且止。太章曰。言已出口。寧可已乎。明日遂殺顯。及紀祥等。歸以弑渥之罪。入白渥母史氏。史氏泣曰。吾兒年幼。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淝。公之惠也。溫遂專政。隆演備位而已。宣州節度使李遇心尤不平。溫乃遣徐玠使越。而道過宣州。因說遇入覲。遇初許之。玠乘酒呼曰。君言入謁。是良圖也。不爾則爲反矣。遇怒曰。君言遇反。且殺景王者誰也。溫乃使柴再用族遇於宣州。行密舊將。人人自疑。溫因僞下之。恭謹如見行密。諸將乃安。八年。溫遷行軍司馬。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十年。遣招討使季濤攻越。戰于臨安。裨將曹筠奔于越。濤敗。被執。溫聞。遣人語筠曰。吾用汝爲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赦筠妻子不誅。厚遇之。秋。越人攻毘陵。溫戰于無錫。筠感溫前言。臨陣奔歸。遂敗越兵。十二年。封溫齊國公。兼浙西招討使。始就鎮潤州。以昇、常、宣、池、黃、六州爲齊國。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溫徙治之。以其子知訓輔隆演於廣陵。而大政溫遙決之。知訓爲朱瑾所殺。烈祖自潤州先入。遂得政。溫雖姦詐多疑。而善用將吏。江西劉信圍虔州。久不克。信使人說談全播出降。遣使報溫。溫怒曰。信以十倍之衆。攻一城不下。而反用說客降之。可以威敵國。答其使者而遣之。曰。吾以答信也。因命濟師。遂破全播。或誣信逗留將反。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見溫。溫與信博。信斂散子厲聲祝曰。劉信欲背吳。願爲惡采。苟無二心。當成渾花。溫遽止之。擲六子皆赤。溫慙。自以卮酒飲信。然

終疑之。及唐師伐蜀，溫急召信至廣陵，以爲右統軍，託以內備，遂奪其地。溫客尤見信者，唯略知祥，嚴可求，可求善籌畫，知祥長於財利，溫常以軍旅問可求，國用問知祥。吳人謂之嚴、略、溫，亦自喜爲智詐，尤得吳人之心。初，隨行密破趙鎰，諸將皆爭取金帛，溫獨據餘米，作粥以食餓者。十六年，溫請隆演卽皇帝位，不許，又請以吳王稱制，乃許。遂建國，改元，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隆演卒，溫越次立其弟溥，順義七年，溫又請溥卽皇帝位，未許，而溫病卒，年六十六，追贈齊王，諡曰武烈祖，受禪，諡武皇帝，廟號義祖。

徐知訓

知訓，溫長子也。少學兵法，不能竟，尤喜劍士角觝之戲。怙溫權勢，多爲不法。溫出鎮潤州，留知訓輔政。常陵侮諸將，而對吳主隆演無君臣禮。隆演幼懦，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爲參軍，隆演鶉衣髻髻爲蒼鶻，知訓因使洒罵座，語侵隆演，隆演愧恥泣涕，而知訓愈凌辱之。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訓殺一吏乃止。李德誠有女樂，知訓求之，德誠曰：「此輩皆有所生，且復年長，不足以接貴人。」俟求少妙者進之。知訓對德誠使者罵曰：「吾殺德誠，并取其妻，亦易爾。」初，學兵於朱瑾，瑾力教之，後因求馬於瑾，瑾不與，遂有隙。夜遣壯士殺瑾，瑾手刃數人，瘞舍後。知訓知曲在己，隱而不聞。俄出瑾爲靜淮節度使，瑾詣知訓別，且願獻前馬，知訓喜，往謁瑾家，瑾妻出拜，知訓答拜，瑾以笏擊路，遂斬知訓，提其首入告吳主曰：「爲國去賊。」

爲民除害。在今日矣。吳主驚曰。彼有父在。吾不敢預聞。瑾怒曰。豎子不足與語。遂自殺。坐誅者數家。初宿衛將李球馬謙挾隆演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陣于門橋。知訓與戰。頻卻。朱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陣曰。不足爲也。因反顧一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謙。亂兵皆潰。瑾嘗有德於知訓者也。及其凶終。吳人皆謂曲在知訓。知訓凶悖多見烈祖書。與刁彥能傳此不復書。

徐知詢

知詢溫第二子也。烈祖秉吳政。威權寢盛。金陵行軍司馬徐玠諷溫曰。居中輔政之重。不宜假於他人。宜以親子代之。溫卽遣知詢入覲。謀代烈祖輔政。而溫暴卒。知詢奔還金陵。爵位如溫。而知詢暗懦。待諸弟不厚。徐玠知其終敗。乃輸誠於烈祖。知詢內爲諸弟所構。外爲徐玠所賣。而不知也。意以己控強兵。居重地。烈祖雖管大政而無兵。去之甚易。溫喪未終。屢請烈祖至金陵。烈祖反使人諭之入朝。因疏其罪狀。責授左統軍。知詢面數烈祖曰。先王之喪。爾爲人子。而不親臨。反罪我耶。烈祖曰。聞爾懸劍待我。我亦不憚。獨迫於君命。不得往爾。爲人臣而畜乘輿。非反而何。周廷望者。知詢之親吏。嘗僞貢款於烈祖。時得烈祖之陰謀。以告知詢。將入朝。廷望諫止。不從。知詢旣行。廷望曰。公之此行。有往日而無還日。泣送之。至是。知詢以廷望之言質烈祖。烈祖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知詢被譴。金陵爲之一空。後數歲。知詢復起爲潤州節度使。往時幕府皆去。獨李建勳隨之。知詢至鎮。常會寮佐。譚宴終日。遂絕顧望。移鎮

江西卒於任。

徐知誨子景遠、景遊。

知誨、溫第三子也。溫卒，知詢守金陵，所爲多不法。知誨每得其陰謀，以告烈祖。知詢之敗，知誨構之爲多。烈祖德之，以爲江西節度使。知誨先娶吳功臣呂師道女，非嫡出。知誨常切齒，因醉刺殺之。後呂氏數爲厲。知誨惡之，請僧誦經爲陳因果。僧亦見呂氏曰：「吾不解此志在報冤爾。」及鎮江西歲餘，呂氏不復見。知誨喜甚。有家人自淮南迴，於江心遇綵舟，有婦人，漸邇視之，乃呂氏也。招家人曰：「爲我謝相公，善自愛。我今它適矣。」因遺繡履曰：「相公謂爾不信，以此示之。」家人至江西，首語其事，以履示知誨。知誨熟視未畢，輒見呂氏在側，曰：「爾謂我真不來耶？」頃刻，知誨暴卒。以知詢代鎮江西，遇其喪於中塗。知詢撫棺哭曰：「弟用心如此，吾亦不怨，但何面目見先王於地下？」聞者傷之。烈祖受禪，追尊溫爲義祖。徐氏諸子封拜與李氏同。而知誨之後特優。子景遠、景遊，出入宮禁，預聞機務，專掌浮屠修造之事。當時言蠹政者以二人爲首。

景遊後避元宗諱，改名遊及事後主，封文安郡公，尤信任焉。

徐知諫

知諫，溫第四子也。爽悟喜文。徐氏諸子，知諫最爲雅循。初，知訓輔政，無所醞藉。溫留知諫陰助之。諸將常惡知訓陵已，而以知諫爲長者。烈祖自潤州入覲，知訓會飲山光寺。是日，知訓大沈酗，決欲害烈祖。知諫

以謀告烈祖。烈祖獲免。後事亡其不審封爵者皆卒于吳也。

徐知證

魏王徐知證。溫第五子也。在吳歷刺史。節度使。烈祖受禪。封江王。改王魏。徐氏諸子。知證最爲長年。及元宗之世。尤見優禮。每入宮。元宗輒以家人遇之。親捧觴爲壽。自起舞以祝之。知證亦以叔父自處。卒年四十三。

徐知諤

梁王徐知諤。溫第六子也。起家爲太子中舍。累遷刺史。節度使。使知詢敗。以知諤爲金陵尹。烈祖受禪。封饒王。進王梁。知諤博采奇物寶貨。充牣其家。有蜀客持鳳頭至。自言得於南蠻賈者。知諤以錢五十萬易之。其頭正類雄雞。廣可五寸。冠上正平。可以爲枕。朱冠紺毛。金喙星眼。飛禽之枯首也。來自萬里。而毛羽不脫。文彩如生。人咸異之。嘗遊秣山。除地爲廣場。編虎皮爲大幄。率寮屬會于下。號曰虎帳。忽遇暴風。飄虎帳碎如飛蝶。知諤驚遽棄歸。數日病卒。嗚呼。惟厲與崇。君子難言。存而勿論。可也。呂氏之事。載于別錄。陳公彭年作也。其辭典雅。頗有史法。而公歸皇朝。參大政。爲名臣。願其言可不諒耶。

南唐書卷九

列傳第四

周本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祠廟隴畝。皆在子孫。守故土者。猶數十戶。本少孤貧。嘗在田里。獨格猛虎。唐末大亂。投楊行密軍中。以勇敢聞。常先登深入。蒙犯矢石。身無完肌。及歸營。自燒鐵烙其創。飲嚼言笑自若。軍中猛將皆服之。累遷淮南馬步軍使。天祐五年。楊氏始得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郡兵十萬來爭其地。屯於象牙潭。楚人取高安爲之援。江南守將劉威告急。判官嚴可求薦本可用。時本從軍圍蘇州。不克。恥之。稱疾不出。可求卽臥內強起之。本曰。蘇州之役。非彼強我弱也。蓋上將權輕。下皆專命。故爾。今必見用。願無任偏裨。可求爲言楊氏許之。得選兵七千。使救高安。本曰。楚人非欲取高安也。爲全諷聲援爾。若先敗全諷。楚人必走。乃疾趨象牙潭。劉威要之宴犒。不留。或曰。賊勢甚盛。宜審觀形勝。計定而後進。何其遽也。本曰。賊有十倍之衆。使吾軍知之。必將奪氣。須乘其銳而用之。旣至。指授諸將。戮力急攻。大破其軍。擒全諷。諸郡之兵皆潰。楚人果遁。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棄城走。於是江西之

地始定。以本爲信州刺史。越將陳瑋據衢州。歸款。越人圍之。本受命以兵迎瑋。既至。越人解圍。陣於城下。瑋以其衆來奔。裨將呂師道曰。敵去我咫尺。而陣不動。是輕我也。必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陳君今在此。吾事訖矣。何爲復戰。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也。擊可勝乎。待其先動。擊未晚也。瑋亦以爲然。乃還。越人蹙之。至中道。宿。半夜。佯驚。棄輜重走。先設伏於道左。越人急追。至伏所。前後夾擊。盡殲其衆。越人累至。皆敗之。唐莊宗入洛陽。吳遣司農卿盧蘋使于洛陽。莊宗問吳之名將存否。而本預焉。由是召入。爲雄武統軍。出爲壽州節度使。移鎮廬州。拜太尉。中書令。封西平王。本不知書。而愛重儒士。賓禮寮屬。不撓其權。吏民愛之。性純朴。技藝無能者。唯軍旅之事。則如夙習。烈祖將受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皆位望隆重。故諷之以爲推戴之首。本已昏耄。仍不知時變。皆少子祚左右其事。時吳宗室臨川王濛廢處滬陽。聞將授終。乃殺監守者。與親信二騎。趨詣本。本將見之。祚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何不使我一見。祚閉中門拒之。濛被殺。吳室遂移。本隨衆至建康。勸進。由是愧恨。數月而卒。子鄴有戰功。亦至廬州節度使。

李德誠

李德誠。廣陵人也。少事宜州。趙鏐爲給使。吳攻宣州。鏐敗。德誠及韓球猶隨左右。城中推立裨將周進思爲主。鏐使德誠往諭。進思以城降。德誠暴得熱疾。委頓不能受命。乃使球往。進思斬球。擲其首於外。德誠

是夕卽愈。鎡死。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累遷淮南馬步軍使。擒安仁義於潤州。以功拜潤州留後。歷撫虔、洪、三鎮。加中書令。封南平王。烈祖建齊國。德誠率諸將勸進。乃其子建勳之謀也。昇元中。德誠自洪州入朝。烈祖以德誠前代功臣。父子皆參佐命。優禮之。聞其來覲。遣內夫人迎於道。六宮之職。因事以書其情。百寮候於門。朝堂設帳爲具。每有大議。遣執政就第諮問。信王景達先娶德誠女。烈祖復姓。有司以同姓非禮。制曰。南平王國之元老。婚不可離。信王妃可氏南平。楊氏將帥。德誠最無大功。特以姻婭顯達。而名位壽考。諸將莫及。有子二十人。建勳爲相。而建封爲將。相無阿黨。將死國事。君子善之。其餘皆任右職。建勳別傳。

王輿

王輿。少與兄綰俱事吳武王。輿始爲小校。從周本伐危全諷。將戰。本親臨賊水柵。分命諸將。指山頭一小營。謂輿曰。往攻彼以撓賊。輿唯唯不行。本曰。爾憚往耶。輿曰。公必若以輿爲可使。願得此柵攻之。往彼何爲。本大喜曰。亦知此爲賊要害耶。乃命之。輿乘輕舟先進。破其前鋒。因排柵而入。諸軍乘之。遂擒全諷。累遷諸軍都虞候。讓皇之世。祿去公室。掌禁兵者尤難其人。烈祖以輿爲控鶴都虞候。持重有法。出爲光州刺史。先是輿兄子拯爲海州副使。叛入北方。以爲刺史。聞輿在光州。遣親信通書幣。輿執之以聞。因求罷郡。復爲控鶴都虞候。遷左金吾大將軍。除浙西節度使。從讓皇至潤州。移鎮鄂州。監軍甄庭堅與輿不協。或告庭堅交通境外。烈祖使中使繫庭堅下大理。輿先知之。密見庭堅曰。可乘輕舟自歸闕庭。無與中

使遇庭堅懼從其計遂獲免由是寮屬稱其長者與少時從軍圍潤州爲大弩射中右耳自左耳出旁一人中之猶死輿臥病百許日及愈耳亦不聾又嘗攻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下墜能避當富貴及旦輿仗劍倚柵木驅士攻城城中飛大石正中其柵及輿鎧甲之半皆糜碎而輿無傷輿曰所夢流星是也由此自負終爲使相卒年七十四兄綰爲虔州節度使先卒

李章

李章廬江人從吳武王爲騎將與朱瑾相悅瑾殺徐知訓自剄烈祖入誅瑾黨章與同事六人當斬五人已斬次至章厲聲曰四郊多壘而斬壯士耶時馬仁裕監斬壯其言聞於烈祖釋之隸洪州爲軍校累遷雄武軍都虞候左街使章雖老而心尙壯善撫士卒勤於職務出爲虔州節度使爲理嚴重禁戢左右賓禮寮屬會周本卒移鎮廬州加中書令卒年九十

王安

王安廬江人也少投吳武王爲親兵武王嘗升高塚望敵安捧匱器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陣旁有執槊者疾走徑趨王所左右驚惕失措安置匱器於地取弓射之一發而殪徐內弓弣中復捧器如初顏色不變武王奇之曰汝有器度當至富貴因加獎拔累遷袁州刺史歷典數郡皆以沈默寬厚爲理事烈祖爲神武統軍代李章爲虔州節度使卒年七十三

韋建

韋建少居吳武王軍中。嘗從征討。以膂力聞。後隸虔州王綰。爲裨將。郡境曠遠。旁接谿洞。羣盜充斥。建率勵勇士。所至克獲。百姓賴之。累遷諸軍都虞候。爲左衛使。出爲袁州刺史。建不知書。而性淳厚。清靜自處。無所侵撓。郡中大治。數年入爲統軍。以劉仁贍代之。仁贍敏悟。親綜簿書。時有釐革。郡政益治。而百姓猶思建焉。歷任皆如是。至老不衰。出爲鄂州節度使。卒年八十。

高審思

高審思少事楊行密。以驍勇聞於軍中。劉信平虔州。審思爲裨將。屢立戰功。審思爲人。重厚寡言。烈祖奇之。常使總領親兵。拜壽州節度使。增修城隍。守備甚嚴。或謂之曰。以公威略。守此堅城。何懼。而過爲畏懦也。審思曰。兵機多變。不可不懼。過爲之防。上策也。顯德之役。壽州城隍最堅。亦審思之遺績爾。後事舊史亡。

南唐書卷十

列傳第五

嗚呼。論其時。則南唐號爲文獻之地。繩以法。則可嘉之士無幾。幸而獲全始終者。菰蘆之才。信有之矣。

李建勳

李建勳字致堯。南平王德誠之子。初德誠守潤州。秉燭夜出。候者以聞。而徐溫疑其有變。徙鎮江州。德誠猶不自安。乃遣建勳入謁溫。溫見之。歎曰。有子如是。非惡人也。卽以女妻建勳。起家爲金陵巡官。徐溫卒。知詢代鎮。而建勳仍佐幕府。及知詢被徵。寮屬皆受譴。獨建勳自全。烈祖出鎮金陵。以爲副使。預禪代之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元宗卽位。東宮官屬稍稍侵權。罷建勳爲撫州節度使。召拜司空。乃營亭榭於鍾山。適意泉石。累表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先是宋齊邱退居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幾一徵而起。時論薄之。建勳年齒未衰。時望方重。或謂曰。公未及老。無大疾苦。遽有是命。欲復爲九華先生耶。建勳曰。平生常笑宋公輕出處。吾豈敢違素心。自知非壽考者。欲求數年閑適爾。因爲詩以見志曰。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建勳博覽經史。民情政體。無不詳練。惜乎怯而無斷。未嘗忤旨。故雖有蘊藉。而卒

不得行。其爲詩。少時猶浮靡。晚年頗清淡平易。見稱於時。保大十年卒。臨卒。顧謂門人曰。吾死。斂以布素。曠野深塋。任民耕闢。不須封樹。暨甲戌之役。公卿塋域。越人發掘殆盡。而獨建勳以不知葬所獲免。

常夢錫

常夢錫。字孟圖。少警悟。通書記。事岐王李茂貞。爲秦隴判官。茂貞卒。從儼襲位。補寶雞令。從儼左右有惡之者。夢錫渡淮。詣廣陵。烈祖辟致門下。薦爲大理司直。從至金陵。爲觀察推官。烈祖受禪。拜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每從容奏事。烈祖以爲有識量。命直中書省。參掌詔命。夢錫重厚。詞氣方直。多知故事。除給事中。時以樞密院隸門下。機務多委焉。夢錫數言。時政繁碎。宜修復舊典。爲後代法。又言。宋齊邱。陳覺。姦邪。馮延巳。魏岑。並小人。不宜左右春宮。元宗卽位。許以翰林學士待之。而以齊邱故。黜爲池州節度判官。及齊邱罷。召爲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時特置宣政院於內庭。命夢錫專掌。逾年。罷宣政院。爲學士如初。旣而姦黨愈熾。夢錫終不能勝。遂稱病縱酒。希復朝謁。會鍾謨。李德明。分掌吏兵二部。以夢錫人望。求爲長吏。以自重。乃除戶部尙書。知省事。固辭不獲。署紙尾而已。夢錫無子。以其壻王繼沂掌家務。或言繼沂亂內。夢錫盡出妻妾。室爲之一空。奏黜繼沂于虔州。時馮延巳爲相。勅夢錫。貶饒州團練副使。病留廣陵。東都留守周宗嘗敦喻之。明年。奉復。尋改吏部侍郎。轉禮部尙書。割地之後。公卿在座。有言及大朝者。夢錫笑曰。羣公常欲致君爲堯舜。何故今日自爲小朝耶。座皆失色。每公集。往往暗鳴大咤。以故

不爲士大夫景慕。然其循公忘私。固亦古之遺直也。顯德五年卒。年六十一。踰月。宋齊邱敗。元宗歎曰。夢錫生平欲殺齊邱。恨不使見之。贈左僕射。

嚴續

嚴續。字興宗。父可求。善籌畫。爲吳相。續以父廢。補千牛備身。遷祕書郎。烈祖以女妻之。少長貴勢。性恭恪。恂恂如也。烈祖受禪。爲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元宗卽位。改禮部尚書。中書侍郎。方宋齊邱用事。續常守正。不爲黨附。常夢錫屢言齊邱姦黨。元宗謂夢錫曰。吾觀大臣中。唯嚴續能中立。雖然。無與援者。卿可助之。夢錫因喻旨於續。續亦善遇之。不盡用其言也。及夢錫罷宣政院。續亦出爲池州刺史。頃之。復爲中書侍郎。兼三司使。出守江西。久而不召。數歲。入爲中書侍郎。知尚書省。尋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割地之後。能爲少傅。元宗南遷。拜左僕射。使輔太子居守。後主卽位。改司空。平章事。其後機務歸樞密院。續亦與羣輩不協。遂出鎮浙西。逾年。稱疾罷歸。卒于私第。晚歲尤屈身下士。旌別善惡。壽春人劉奐有學識。性方言直。動多忤物。續薦之爲監察御史。起居舍人。時論善之。續自以少貴倦學。命羣從子弟皆礪以儒業。諸子及孫舉進士者十餘人。續疾病不亂。與賓客談論如平常。後主使內夫人問之。續遺託國事。言不及私。又極陳羣臣所宜用捨者。辭氣慷慨。翌日卒。

潘承祐

潘承祐。晉安人。仕吳。爲光州司法參軍。郡有大獄。羣吏不直。承祐固爭之。不得。因棄官歸閩嶺。及王氏據閩。仕至大理少卿。王延政鎮建州。辟爲度支判官。延政與福州構隙。承祐極諫。不納。會晉安使至。延政大閱。以誇示之。辭氣益悖。承祐長跪固諫。其言甚切。延政大怒。謂軍士曰。汝可爲我食判官肉。承祐曰。與其不義而生。孰若抱義而死。事勢如此。蚤死爲幸。久之乃解。及延政僭號。以爲吏部尙書。而用其幸臣楊思恭爲僕射。承祐復爭。遂逐承祐歸私第。查文徽下建州。以禮致之。元宗以爲衛尉少卿。遷鴻臚卿。委以南方之事。升降人物。制置郡縣。多用其言。薦陳誨。林仁肇。皆著功效。老病乞骸骨。以禮部尙書致仕。卒於洪州西山。其子慎修。官至員外郎。

嗚呼。續薦劉免。以其直。承祐薦陳誨。林仁肇。以其忠。忠直之效。獨立於亂世。難矣哉。然非忠直之難。而知其忠直者爲尤難。予於續。承祐。有取焉。

游簡言

游簡言。字敏仲。其先建安人。父恭。登進士第。有名於時。仕吳。爲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爲祕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辟爲戶曹參軍。掌元帥府文翰。遷觀察巡官。及禪代。歷虞部員外郎。知制誥。中書舍人。保大中。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守職恭恪。國家之務。非其任者。未嘗肯言。貞介獨立。不爲阿附。元宗重之。俄判中書省。兼兵部選事。及淮上兵起。越人背盟。寇毘陵。乃除簡言中書侍郎。奉使讓越。先見

其子遷爲千牛備身而後行。至境召還。元宗南遷。以簡言輔太子居守。辭以不能事少貴。乃令從行。後主卽位。初未之知。後頗重之。自吏部尙書遷左僕射。委以南省之事。簡言躬親簿領。督責稽緩。勵以威嚴。寮吏畏之。於是六職辦集。以執方不爲羣輩所附。人有請托者。必固違戾。不復顧其理道。數年。以疾辭。不許。及拜相而疾亟。卒。年五十七。

張延翰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碭山人。少遊長安。後避亂江淮。事吳爲鹽城令。有治績。遷楚州行軍司馬。烈祖輔政。以潯陽爲封邑。乃以延翰爲工部郎中。判江州。入爲知雜侍御史。張宣以功臣爲左街使。率意驕暴。延翰劾之。由是豪猾屏跡。遷禮部侍郎。時貢院未備。士有獻書可采者。隨卽考試。公平詳審。士論美之。兼知選事。吏不容姦。畏之如神明。進擢孤寒。不附貴勢。元宗輔政。大臣中唯重延翰。謂左右曰。張君凡所議論。必盡公正。咸有條理。至於簿領。無不明白。吾得傾心信之。由是六司總領殆遍。及禪代。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延翰有時望。當其作相。人以爲晚。旣而多病。機務廢闕。烈祖素以國器推重。不許免相。醫藥勞問。不絕于道。卒。年五十七。士大夫歎惜之。贈太傅。

徐玠

徐玠字蘊珪。彭城人也。敏幹有辭辯。事郡帥崔洪爲軍吏。與洪同歸于吳。吳武王署玠爲糧料使。拜吉州

刺史貪猥不治。罷之。徐義祖出鎮潤。昇辟玠行軍司馬。性詭佞。善揣人意。會烈祖輔政。人望頗歸。玠諷義祖曰。居中輔政之重。不可假於異姓。宜以嫡子代之。溫卽遣其子知詢入廣陵。將代烈祖輔政。會溫暴卒。知詢還金陵。拜昇州節度使。如溫之制。所爲多不法。玠知其必敗。反自結於烈祖。烈祖出鎮金陵。仍以玠爲行軍司馬。與周宗、李建勳、孫晟、首贊禪代。遂拜右丞相。出鎮宣州。玠妻楊吳武王女也。先適宣州節度使李遇之子。義祖攻宣州。族誅遇。楊以王女免。更適玠。至是玠得宣州。楊感憤卒。玠連鎮宣、洪二郡。皆以貪濁爲理。營求百端。人多鄙之。罷鎮。復相位。拜司徒兼侍中。特以舊人崇其虛名。實不與政。好修養服餌。常以賤價市丹砂之最下者。其鄙嗇如此。保大元年卒。

李夷鄴

李夷鄴。不知何許人也。昇元中。爲翰林學士。烈祖殂。大臣欲以宋后監國。命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夷鄴曰。此非先旨。必姦人詐爲。大行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爲亡國之事乎。若遂宣行。吾對百寮裂之必矣。於是監國之議遂寢。元宗卽位。語夷鄴曰。疾風勁草。於卿見之。夷鄴性率易。好飲酒。不拘小節。常遣親友書曰。今宵好月。能相過乎。赴召者甚衆。夷鄴已醉。指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興輒來。自倒之矣。其疎豁多類此。嗚呼。士之可貴者。信義而已。履信抱義。而不奪於勢利。則終始一節。尙何渝哉。徐玠始甚構先主。旣而附

之以聞知詢。與夫崔湜反覆於彥範。三思之間者。何異。初徐溫忌李遇功。使玠伺隙。旋覆遇宗。楊氏遂以
讎人爲所天。及觀舊治。迺感憤卒。嚮也不能卽死以全其節。旣又貳於新人而懷其舊。與夫從一而終者
異矣。

南唐書卷十一

列傳第六

刁彥能

刁彥能，上蔡人也。父禮，遇亂，徙居宣城。彥能少孤貧，事母以孝聞。初，隸節度使王茂章爲親兵。茂章叛入越，彥能當從，使家人扶其母，俟於路。彥能至，抱母泣告。茂章曰：「老母在此，不能從公。」茂章許之，乃馳入宣州。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劍招之。給曰：「我從王府來，爾輩無勳，大軍且至矣。」衆信之，稍定。義祖聞而嘉之，以爲軍事校使，屬徐知訓。知訓恣橫，彥能每以書切諫，雖不見納，亦常寵遇。牙將馬謙帥衆劫吳主登門，欲誅知訓。朱瑾麾兵卻之，彥能手劍斬謙。知訓忌烈祖，每欲加害，嘗召烈祖飲，伏劍士於室中。彥能飲酒，以手搯烈祖而推之，烈祖悟，起去。又嘗從知訓會烈祖于山光寺，是日，知訓大沈酗，決欲害烈祖。徐知諫以謀告烈祖，烈祖乃奔。知訓授彥能劍，使追殺之。及於中途，彥能舉劍揚袖，以示烈祖，還，給以弗及。旣而朱瑾殺知訓，義祖稍知其罪惡，將吏多被譴責，見彥能諫書，善之，復使事知諫於潤州。烈祖受禪，召入禁衛，敍其舊恩，遷天威軍都虞候、左衛使。元宗卽位，出爲饒、信二州刺史，建州留後，撫州節度使。彥能喜讀

書委任文吏。郡政修理。亦好篇詠。嘗與李建勳贈答。建勳奏之。元宗笑曰。吾不知彥能乃西班牙學士也。性修嚴。所居雖傳舍。一日必葺。周宗何敬洙皆故人也。每飲酒。常蓬首裸袒。彥能在座。則皆儼然。卒年六十有八。

周宗

周宗字君太。秣陵人也。常給使烈祖左右。署爲牙吏。多使喻旨四方。敏於事任。恩寵日洽。義祖卒于金陵。知詢謂宗曰。僕射望高履危。無西渡。宗堅請。知詢手札示信。遽得故著帖。書曰。不必奔赴。旣而徐氏諸子果以不奔赴讓烈祖。烈祖因出所書著紙示之。知詢視顏而已。及烈祖鎮金陵。宗爲都押衙。烈祖位望已重。常履嫌疑。因理白髭。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宗竊窺其意。請如廣陵告宋齊邱。以禪代之事。齊邱手疏天時人事。未可。請斬宗以滅口。烈祖懼。欲斬宗。而行軍司馬徐玠固爭得免。黜于池州。數月復召如初。旣贊禪代。累遷樞密使。宗亦淳謹自守而已。初。俞文正爲烈祖幕賓。而宗及馬仁裕皆從給使。至是宗出鎮江州。文正猶爲九江巡官。輒問宗曰。馬押衙何在。宗知其涼德。笑曰。馬相公出鎮浙西久矣。文正嘗預公宴。俛首咋曰。下官飲量甚局。令公素知之。座皆愕然。而宗不之罪。其寬厚類如此。連歷將相。奉法循理。然貲產巨億。儉嗇愈甚。論者鄙之。留守東都以老病乞骸骨。乃以司徒致仕。周兵初起。而宗卒。宋齊邱撫棺哭曰。君太能黠。來亦得時。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宗娶繼室。生二女。皆國色。繼爲國后。侈靡之盛冠于

當時。

馬仁裕

馬仁裕字德寬。北平王燧之後。遇亂徙居彭城。世爲將。仁裕母方娠。夢人謂曰。北平來歸。及生。有紫氣滿庭。數歲。學兵書。若成誦然。初同周宗。給使烈祖左右。小心敏幹。署爲右職。烈祖移鎮潤州。仁裕監蒜山渡。首聞朱瑾之亂。馳白烈祖。卽日以州兵渡江定亂。烈祖得政。基於此也。以功拜左領軍將軍。烈祖以女妻之。是爲興國公主。出爲楚州刺史。入爲左金吾大將軍。烈祖受禪。遷潤州節度使。明年移鎮廬州。爲理寬簡。吏民便之。烈祖左右小臣貴達者。唯仁裕與周宗爲親信。周宗後富而仁裕常貧。宗力贊禪代之事。仁裕多就外任。無所關預。時人稱其長者。卒年三十九。子文義別傳。

嗚呼。貴賤時也。上下分也。君子知時之無止。知分之無常。則貴賤上下。吾何預焉。況生亂世。事偏國。易牛衣以畫錦。起徒步爲朱輪。達者觀之。特戲事爾。文正之抗周宗。豈足以識此哉。

何敬洙

何敬洙。幼爲吳將李簡廝養。簡性殘忍。左右過僇。鮮獲全活。敬洙暮與羣兒戲庭下。有蒼頭取簡所愛端硯戲諸僮。曰。誰敢破此。羣僮聳肩吐舌相視。敬洙厲色曰。死生有命。乃一擲破之。翊日。簡責破硯之由。敬洙自陳。因壯其果敢。捨之勿殺。簡鎮鄂州。令相術董紹顏徧閱諸子。紹顏曰。諸郎皆善。然祿壽無及公者。

時敬洙侍側。指敬洙曰。此奇相也。可與公齊。簡由是益奇之。視如己子。及長。用爲軍校。敬洙軀貌短陋。而趨捷有力。簡卒。烈祖以爲金陵裨將。累遷天威軍都虞候。建州之役。爲應援使。初至。以爲僻陋山郡。不當勞師。辭氣甚憤。查文徽開喻之。勢不可止。乃與邊鎬協心戮力。破西巖。延平。軍威大振。遂下建州。敬洙應受上賞。王建封爭之。以爲己功。敬洙於是推建封功第一。除敬洙楚州刺史。嘗從數人親出里巷。察民疾苦。吏之苛刻。無不知之。每坐廳事。與賓客譚宴。民有白事者。隨其所言。親加剖析。無不厭服。會連歲出師。楚州當供億之地。民不知勞。亦敬洙爲之節制也。及移鎮鄂州。稍自矜驕。周師伐淮南。元宗使敬洙移郭外。居人入城爲備。敬洙不從。乃背城除地爲戰場。曰。職當效死於此。安能閉門自困也。元宗善之。未幾。召還都。年老有足疾。後主以其勳舊。優禮之。拜上將軍。奉以上公之秩。列門戟。卒年七十七。

柴克宏

柴克宏。吳功臣再用之子。疏爽任義。不拘小行。以父廕爲郎將。累遷龍武軍都虞候。常與賓客博奕。以擊酒爲務。雖職當偏將。而未嘗言兵。時皆以爲非才。故久不遷。亦不屑意。淮甸兵起。越人寇常州。以克宏爲撫州刺史。克宏上書。乞從軍效用。元宗善之。使帥師救常州。時精兵皆在江北。克宏將老弱數千。介冑朽蠹。入白樞密副使李徵古曰。今以羸兵赴難。器甲當得堅利者。此色何用。徵古素輕其爲人。因慢罵遣之。衆皆憤怒。而克宏怡然。進及京口。徵古使召還。以朱業代將。克宏不從。至常州。徵古又使召之。克宏曰。吾

刻日破敵。爾來召我。必姦人也。命斬之。使者告以李樞密之命。克宏曰。李樞密親來。軍容在我。況其使乎。遂斬以徇。常州有隋末陳果仁祠。果仁見夢於克宏曰。吾與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突越兵。克宏繼之大敗。越人俘馘甚衆。克宏奏封果仁爲武烈大帝。賊走。朱業方至。克宏善遇之。以功拜江州節度使。復請北出。命未下而發瘍卒。克宏嘗爲宣州巡檢使。宣州城隍不修。戰守無備。問其故。吏云。自頃年田頔。李遇繼叛。後爲宣州者。無復爲兵備。克宏大笑曰。時移事異。安有此理。卽善修守禦之備。不日完緝。明年越寇至。郡人安之。

劉崇俊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金。事吳有功。爲濠州刺史。振威名於境上。世典濠梁。崇俊弱冠。嗣父仁規位。爲濠州刺史。仁規苛酷。崇俊初立。頗務仁惠。數年之後。亦漸專恣。不拘文法。多蓄無賴輩。使之過淮。剽掠鄉邑。獲美婦良馬。以自奉。雖然。郡中畏憚。政亦甚理。嘗招集騎士數百人。則被以精甲。貢于金陵。以幸恩寵。俄升濠州爲定遠軍。遂拜節度使。其子節。尙元宗女太寧公主。會壽州姚景死。崇俊重賂權要。求兼領壽州。元宗佯不認其意。乃移鎮壽州。而使楚州刺史劉彥貞馳入濠州代之。崇俊自悼失計。卒年四十。

王崇文

王崇文字光福。吳功臣綰之子。性重厚儒雅。博綜經史。少爲軍校。小心敏幹。尙烈祖妹廣德公主。出爲歙。

吉、二州刺史。吉州民多爭訟。古稱難治。崇文奉法循理。無所侵撓。吏民便之。遷虔州節度使。初平建州。崇文鎮之。卽日安輯。人忘其亂。三十年間。出領藩鎮。入掌禁兵。官至使相。常褒衣博帶。與士大夫譚宴。風度夷曠。時人親重之。福州之役。迫於君命。雖爲大將。上則陳覺輩專恣。下則王建封。劉從效。跋扈。崇文不能制。及師潰。元宗歸罪於陳覺。馮延魯。而崇文及諸將皆不問。頃之。移鎮廬州。入爲神武侍御統軍。復出夏口。其治皆如初。後主卽位。崇文手疏時宜政體。備陳箴誨。加中書令。未拜而卒。

邊鎬

邊鎬。不知何許人也。事烈祖。累遷通事舍人。保大初年。張遇賢爲營屯諸軍都虞候。查文徽出師建州。鎬率洪州屯兵與之俱行。遂下建陽。剋建、泉、汀、漳等州。諸將皆爭功。而鎬獨不言。人以此多之。拜鎬信州刺史。八年。馬希萼入潭州。楚國大亂。命鎬以州兵如界上覘楚。九年。鎬率所領出宜春。遂討長沙。破其軍於龍岡關。希萼、希崇相繼送款。鎬盡遷馬氏之族歸于金陵。以功拜湖南節度使。鎬性柔儒。御下無法。初平建州。民所剋獲。唯以全活爲務。閩人德之。號邊羅漢。及剋湘潭。市不改肆。楚人益喜。號邊菩薩。旣而政出多門。荏苒無斷。人皆失望。遂號爲邊和尚。由是用事者以剋楚爲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斂於楚。鎬不能振撫。楚人多怨。及劉言破益陽。乘勝攻長沙。鎬不能守。挺身宵遁。將吏皆奔潰。元宗削鎬官。流饒州。未幾復用。世宗伐淮南。遣鎬帥師出拒周兵。及朱元叛。鎬與許文禎皆被擒。

